

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宣傳部登記證京誌字第三號

第二卷

第六號

同人詩刊

真孫桐著



同人詩刊

霜紅移潤例

三十一年七月

書例

堂幅 三尺六十元

屏條 三尺三十元

楹聯 三尺三十元

以上每加一尺加二十元

扇冊 二十元 小楷加倍

扁額 每字二十元

壽屏 墓銘 每字一元

文例

碑傳序記 五百元

駢文加倍

卷冊題跋詩詞 六十元

平湖胡士瑩宛春甫訂
寓上海巨發來斯路美華里六號

同聲月刊第二卷第六號目錄

論著

題唐百家詩選

玄修

吟邊小識

俞陸雲

疚齋詞論卷中

冒廣生

宋法曲大曲索隱

龜空居士

宋詞選釋六一淮海

俞陸雲

尊前集校記

冒廣生

陳海綃先生之詞學

龍沐勛

詩詞

同聲社采輯

今詩苑
今詞林

遺著

徧行堂集詞之三續

海綃說詞

序跋

崔伯越丹霞遊草序

杜詩授讀序

舊月簃詞選序

今釋澹歸

陳洵

汪兆鏞

羅振玉

陳曾壽

本期圖畫一欄以製版及紙料關係暫停以後仍當選取名家手蹟
隨時影印諸希
讀者諸君鑒諒

同聲月刊社謹啓

題唐百家詩選

玄修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就宋次道家所藏唐人詩集百餘編。擇其精者。荊公已自言之矣。又曰。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其於諸家詩。非甚憾於心。又可知已。次道家所藏既富。豈無伯玉曲江太白子美昌黎柳州次山隨州摩詰蘇州東野文昌徵之香山長卿樊川樊南諸集。而皆不入選者。是必以諸集在宋。已入手一編。其所選者視爲次上列諸家一等。在宋時亦尙流傳未廣者也。宋人朋黨之見甚深。於荊公所爲。無所不用其攻訐。荊公經義字說。多所醜詆。至於詩文。無可議者。而猶摘明妃曲以文致其罪。此選出。於是疑議百出。從人選議者。如陳振孫書錄解題。謂非惟不及李杜韓三家。卽王維韋應物元白劉柳孟郊張籍。皆不及者是。從詩選議者。如邵博聞見錄。引晁說之之說。謂荊公與宋次道同爲羣牧司判官。次道家多唐人詩集。荊公盡卽其本。擇善者籤帖其上。令吏鈔之。吏厭書字多。輒移所取長詩籤置其所不取小詩上。荊公性忽略。不復更視。今世所謂唐百家詩選。曰荊公定。乃羣牧司吏人定也者是。而周煥清波雜誌。亦有是說。晁公武讀書志。乃謂此選爲宋次道編次。曰荊公定。乃羣牧司判官。嘗取其家所藏唐人一百八家詩。選擇其佳者。凡一千二百四十六首爲一編。王介甫觀之。因再有所去取。且題曰。欲觀唐詩。觀此足矣。世遂以爲介甫所選。後二說又似爲荊公辯護者。然就此可證宋人所謂不憾於公論。人選之外。

又及詩選。今觀此選。於諸家詩之去取。皆適合荆公平昔宗旨。宋牧仲初得宋刊殘本八卷。閻百詩見之。謂去取頗精。邵氏聞見錄云云。疑傳聞非事實。其評良是。四庫著錄。據晁公武說。以爲宋次道選。謂讀書志作於南宋之初。去荆公未遠。晁氏自元祐以來。舊家文獻。緒論相承。其言當必有自。按讀書志稱次道藏唐詩一百八家。今是書祇一百四家。稱選擇其佳者。凡一千二百四十六首。今是書實有詩一千二百六十二首。數皆不符。其殆荆公再有去取。刪其四家。而增詩十六首歟。宋人唐詩選集。未有佳本。如洪邁唐人萬首絕句。但取唐人文集雜說。類鈔成書。其中且誤采宋人詩。至方回瀛奎律髓。趙師秀秦妙集。周弼三體唐詩。所錄無非近體。皆不足道。此選雖僅據次道家藏唐集。偏而未全。出自荆公手定。固是名選。即謂爲次道所編。次道在當時。亦詩家之有譽望者。其所選定。殊足重也。

吟邊小識

階青俞陛雲

唐宋以來。所著詩集之多者。袁隨園嘗云。香山放翁外。以康熙時吳農祥徵君爲最多。至一百三十四卷。徵君嘗客益都相國邸中。與蕭山毛大可等。稱佳山堂六子。錄其詩集中七言數聯。以見一斑。題深柳堂云。越酒試蒸魚尾活。蜀蠶聊解蟹螯寒。珠林挾彈驚飛鳥。金谷爭門駕快牛。題南屏皇妃墓云。林間黠鼠柄行幄。竹下流螢照舞衣。詩格雖不高。亦矜鍊可誦。

宋太宗好文。值進士及第。賜文喜宴。嘗作詩賜之。景祐朝。因以爲故事。仁宗賜詩尤多。景祐元年。賜詩結句云。寒僧逢景運。報德合如何。論者謂語氣壯厚。眞詔旨也。仁宗又有賜進士及第詩一聯云。恩袍艸色動。仙籍桂香浮。其後李廷臣。嘗於瓊館。見有南夷攜錦臂條。其上織詩二句。卽此聯也。以千金相易。同朝皆珍視之。

宋夢綠女史。詩多悟境。畫蘭竹有秀逸之氣。有寒夜句云。老鶴夜歸雙翅雪。野梅花孕一身寒。鄉居云。老去襟懷枯似佛。村居蔬菜美於城。自述云。交惟松竹梅堪久。閑借詩書畫自娛。春日云。三月春城來海燕。一痕新水上河豚。生平喜流覽各家詩集。知其醞釀者深矣。又有詠春艸云。閑殘野火千秋劫。踏盡春風六代人。爲時傳誦。昔人詠春艸者甚多。余所憶得者。以踏青渺渺前無路。埋玉深深下有人句。

。爲寄慨良深。白樂天原上艸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白未得名時。嘗以詩投顧況。況戲之曰。長安物貴。君居此不易。及讀至原上艸詩。歎曰。有句如此。居亦何難。老夫前言戲耳。白詩誠取喻意深。顧亦愛才善誘矣。

王元之內翰。五歲能詩。時太守署中。白蓮盛開。聞其能詩。召之令賦一詩。王援筆書曰。昨夜三更後。
○姮娥墮玉簪。馮夷不敢受。捧出碧波心。太守歎曰。天授也。

士大夫高談歸隱。而乞休者寥若晨星。矢口效忠。而就義者稀如鳴鳳。汪琬東歸道中詩云。醉翻餘瀝浣
征衣。喜向風塵暫息機。多少春明退朝客。一年曾有幾人歸。鄧漢儀題息夫人廟詩云。楚宮烟月畫眉新
。脈脈無言對暮春。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以王漁洋吳梅村之一代名流。而汪鈍翁贈漁洋
詩。有詩翁但戀金門直。曾見漁洋樹色無之譏。梅村臨終詞。有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之
感。汪鄧二絕句。誠深於閱歷。知言易行難矣。

僧惠崇有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士大夫稱誦之。乃唐人舊句也。崇有師弟。學詩於崇。贈崇
詩曰。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偷古人句。古人詩句似弟兄。語殊諧妙。王右丞亦曾
用前人句。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乃英華集中句。但誦古人詩多者。積久或不記。往往用爲已有
。非必如生吞郭正一之儔也。

黃山谷嘗曰。吾少年時。作漁父詞。有新婦磯頭眉黛愁。小姑堤畔眼波秋。及青箬笠前無限事句。以示東坡。坡公笑曰。山谷境界。乃於青箬笠前而已耶。獨謝師旦一讀。知吾用意。謂人曰。眉黛眼波句。能於水容山光。與玉肌花貌無異。是真能解脫游戲者。

順治朝。王尊美太僕鵠岩詩鈔中。有憶故鄉句云。雞柵牛闌新位置。村醪野蔌小排當。舟中寒食云。冷炙殘杯嗟末路。淡烟零雨過清明。曉行云。殘夢未成催上馬。一天涼雨過蘆溝。棄婦詩云。舊人泣路旁。新人驅車去。驅車復驅車。是妾來時路。屋中何所有。妝鏡紅棉香。但照君容顏。不照君肝腸。趙秋谷宮贊飴山集中。亦有棄婦詩云。出門拜姑嫜。十步一回顧。心傷雙履迹。一一來時路。留妾明珠。新人爲耳璫。不恨奪妍寵。猶得依君旁。與尊美詩皆淒惻動人。

王操。江左人。太平興國時。進呈南郊賦。稱旨。授太子洗馬。嘗奉使隨右。至石濠驛。見黃葵作花甚盛。題詩於驛壁云。昔年南國看黃葵。雲鬢金釵向後垂。今日芳容籬落下。秋風寂寞兩三枝。李相國昉。自延安入覲。見詩愛之。操贈相國詩云。袖中諫艸朝天去。頭上宮花侍宴歸。其他佳句。如贈劉將軍云。秣馬煖思秦地草。彎弓秋憶雁門雕。詩頗雄恢。又有郊行句云。馬搖金勒嘶村店。人奪花球落野田。夜宴云。彩牋分捲碧雲薄。蠟燭對燒紅淚乾。則又清新自喜矣。

蜀人卞震。嘗吟卽事詩云。雨壁生秋蘿。風枝落病蟬。詩債到春無避處。離愁因醉暫時無。贈友云。伴

行惟瘦鶴。尋寺入深雲。雅言系述中。曾采其句。

顧俠君詩學韓蘇。吳門諸老中。與潘次耕才名相亞。嘗選元人詩。最稱精博。書成。夢古衣冠者多人。望門而拜。俠君有贈朱竹垞詩云。出其家藏書。龍宮炫祕寶。蓋其選元詩時。從竹垞借書也。

賀方回以詞名北宋。所著東山樂府。盛傳於時。其少年得名之初。則緣於一詩。嘗題絕句於定林云。破冰泉脈漱籬根。壞衲遙疑挂樹猿。蠟屐舊痕尋不見。東風先爲我開門。舒王見之。大稱賞。由此知名。史青於開元初。上表自薦云。昔曹子建七步成章。臣能於五步內成章。明皇召之。試以除夜上元觀燈諸題。皆援筆立就。以除夜詩爲最佳。有寒隨一夜盡。春逐五更來句。上甚賞之。立授一官。

王漁洋極愛施愚山詩。爲深得風人之旨。乃仿張爲主客圖之例。擇施詩之尤者。列以爲圖。余尤喜誦其五言。如燕子磯云。六朝流水遠。終古白鷗閑。亂後歸鄉云。到家成遠客。訪舊指新墳。慈仁寺松云。老闕河山改。陰兼日月寒。舟次云。怒流安水碓。深樹隱柴門。陰雲沈岸艸。急雨亂灘舟。樹陰連野闊。山翠入江明。山家云。野水合諸澗。桃花成一村。微雨洗山月。白雲生客衣。贈友云。萬卷供多病。千秋獨寸心。偶錄數聯。以資吟諷。又有訪友句云。寸心如落木。逢爾復春暉。與明人詩。客心如落葉。遙夜感羈禽。格調同而命意殊也。

福唐有老嫗當鑪。一舉子過之。謂嫗曰。吾能使爾得多錢。令作酒帘。題句曰。下臨廣陌三條闕。斜倚

危樓百尺高。他日太守王達。過而見之。大喜。呼媼與錢五千。蓋詩乃太守詠酒旛詩。平生最得意者。李拯過故都詩。惟有終南山色好。晴明依舊滿長安。誦之殊有禾黍周京之感。襄王僭位。迫使爲僞官。旋爲亂兵所害。傳者僅此一詩耳。

蘇州繁盛。甲於江南。而元妙觀在城之中央。百貨駢羅。佳時令節。裙屐雲集。觀創自晉咸甯二年。唐宋屢改其名。至元代更名元妙觀。觀後有彌羅寶閣。余曾登眺。近則街衢如帶。遠則靈岩諸山。青連郭外。昔人題詠者。唐皮日休有贈道院中願道士詩。宋孫莘老修觀中小園。東坡贈句云。蜀客南游家最遠。吳山寒盡雪先稀。元吳元節游元妙觀。有榴皮畫壁走龍蛇句。席應真有碧桃花繞樵雲屋。綠酒香浮月罿句。明劉青田有寥陽寶殿步虛歌句。光緒間。彌羅寶閣燬於火。今則道觀猶存。繁華衰減。觀爲余髫歲嬉游之地。老年重過。爲賦詩云。畫壁榴皮久寂寥。顏書吳筆亦烟消。白頭道侶談興廢。猶憶同光極盛朝。殊有城郭人民之感矣。

杜牧詩。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言寺之多也。談苑云。建州山水幽秀。僧寺至多。建安有寺三百五十一。建陽二百五十二。浦城一百七十八。崇安八十五。松溪四十一。關隸五十二。數近千區。較杜牧詩倍過之。

宋文潞公居伊洛。年七十八。同時中散大夫程公。朝議大夫司馬旦。郎中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嘗爲同

甲之會。各賦一詩。潞公詩云。四人三歲十二歲。況是同生甲午年。占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采芝仙。清談娓娓風生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應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可謂耆英盛事矣。

古之照影。悉以銅鏡。先慈當咸豐初年。居鄉鎮。猶及見磨鏡者。自海舶西來。玻璃鏡盛行。銅鏡遂等於珍玩。絕無用之者。秦漢之鏡。尤珍如環璧。余曾在章式之處。見唐時銅鏡。圓徑四寸餘。其背鑄花紋甚細。持之向烈日中。距胸前尺許。向衣上照之。則日光雖隔鏡。能使鏡背花紋。歷歷見於衣上。以鏡質之厚。而能使紋透日光。若墨痕之透玻璃。不知古之鑄鏡者操何術也。昔人詠鏡之佳句。如袁孝廉宣四。於東海得秦鏡。遍徵題詠。彙刻古鏡吟。袁有句云。照余雙鬢休嗟老。閱盡紅顏百輩人。揚州江鄭堂得古鏡。其上有題詩云。古鐵頑銀不計年。道袍一拂冷光鮮。分明照得人間事。賣與無鹽不值錢。高念東侍郎詠秦鏡云。興亡轉轂見何頻。照膽咸陽迹已陳。多少人間惆悵事。金人辭漢鏡辭秦。昔人集中。詠古鏡者多。透光鏡則無詠述之者。

唐李贊皇再貶朱崖。有登郡城樓句云。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迴繞郡城。並傳公在崖州詩。皆他人所作。惟此首爲真。

凡應試下第者。每作不平之語。唐元和時。士人落第。多爲詩刺試官。獨章孝標作歸燕詩。上庾侍郎云。連雲樓閣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先祖昔年。禮闈報罷。有句云。縱遜青雲能到客。豈無白首未來。

人。絕無怨尤之語。

陳亞喜以藥名入詩。有風月前湖夜。軒窗半夏涼句。最膾炙人口。又賦生查子詞。詠閨情云。書札勸當歸。猶未回鄉里。小院雨餘涼。石竹風生砌。謂當歸茴香禹餘糧石竹也。

劉虛白與裴令公同硯席。及公主試。虛白猶是舉子。乃獻詩云。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著麻衣侍相公。

彭剛直公玉麟。佐曾文正平定東南。忠清亮直。爲一代名臣。以所部水師。編爲經制之師。長江數千里。槳鼓不驚。嘗有句云。漁翁不脫蓑衣臥。爲恐輕雷送雨來。具見貞臣憂國之心。先祖爲編次遺詩十卷。傳世。光緒庚辰歲。以長孫女歸余。手繪紅梅一幅貽嫁。題詩句。瑤池宴醉玉眞妃。跨得青鸞帶月歸。行到赤城天欲曙。曉霞濃透五銖衣。甲申歲。法蘭西起釁。公奉詔督師廣東。親駐沙角炮臺。法艦窺邊。見海防嚴整。轉犯福州。嘗在軍中。賦七律數章寄先祖。有紅黃霜葉營前樹。黑白雲花海外天。及月夜枕戈眠未穩。防秋還上粵王臺句。惜失其稿矣。

杜牧在大和年。佐幕江西。於樂籍中見好好。年才十三。以善歌稱。後一年。見於宣城籍中。又六年。重見於陽城。感舊傷懷。贈以五言詩云。爾爲豫章妹。十三才有餘。引吭乍垂袖。聲同雛鳳呼。名公再三歎。稱爲天下姝。贈之天馬錦。副以水精珠。自此每相見。三日以爲疏。皓姿明月滿。豔態春風舒。

邇來未幾歲。散盡高陽徒。洛陽重相見。綽約仍當鑑。洒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

明邊華泉題東坡詩云。堂堂復堂堂。子瞻出峨嵋。少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論者謂能包舉東坡一生。蓋東坡在惠州時。遍和淵明詩。黃山谷在黔南。聞之。作偈曰。子瞻謫南海。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淵明千載人。子瞻百世士。出處固不同。風味亦相似。則蘇和陶詩。宋時已盛傳矣。

唐元宗自蜀歸。嘗倚勤政樓望月。歌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北征人尙未還句。蓋盧思道之詩也。歌畢。聞遠處有歌聲。謂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明日訪之。果梨園弟子。命歌涼州曲。曲爲楊貴妃所製。元宗御玉笛吹之。曲罷。爲之掩泣。古今詩話云。德州刺史王君。有一筆管。上刻人馬樓臺山水。極工細。又刻詩二句。卽盧思道庭前琪樹已堪攀二句也。

宋趙璣失偶。見王氏女郎詩云。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夢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并作西窗一夜愁。遂聘爲婦。人謂此詩爲詩媒。此與宮人之紅葉題詩。及元代宮人程才人。以所作詩譜入笛中。元帝聞之。召爲妃嬪。皆良緣韵事也。

翁文恭公同龢。由修撰登樞府。勛名爛然。書法雄厚。爲世所重。遺詩無多。風格雅近杜陵。嘗於山塘龍壽山房。見其題血書蓮花經後云。由來金齒地。不着棟梁才。又見其和瓜字韵云。近臣蹤跡孤兒淚。默數歸期又及瓜。蓋公嘗乞假省墓。德宗促其還朝。故有及瓜之語。又鄒鳳威輯其遺翰。付諸石印。有

七律數首。酬石香見懷云。平生六鑿攘天游。文囿名場亦暫留。江上偶然餘一禿。世人猶自說三劉。薄
寒正蠟尋山屐。夜雨偏回泛剡舟。萬衆天涯同悵望。未容宋玉獨悲秋。一漚一發一如來。處處圓明性地
開。難得甘黃攀下澤。莫因寒拾鈍天台。尖風冷月無邊相。瘦竹孤花未易才。山鳥不知吟歎事。看人展
卷輒疑猜。題尹平遺墨云。寂寂圓扉冷畫禪。郎官竊笑隸人憐。臺烏知赦渾難信。籠鶴驚秋耿不眠。揮
灑默傷天壤大。奔藏分付子孫賢。皋陶祠下東頭屋。記我連牀讀易年。亭林奚事怒沈河。吳季徒聞出塞
歌。閨戶捐軀今有幾。棄官負骨痛如何。完巢生死恩難報。題墓榮哀事已多。兩卷丹青皆血淚。勉承苦
志莫蹉跎。又次劉石香韵云。九龍祠下我頻游。第二泉邊輒滯留。此去疊臣同屈賈。敢將餘子比曹劉。
空山風雨三椽屋。滿地江湖一葉舟。莫詠轉蓬攀桂句。天涯何處是中秋。諸作皆沈着有力。而其清淮舟
中詩。淡月微雲畫角催。小風吹水碧鱗開。則又輕秀如畫。所錄皆集外詩也。

秦少游與黃穆父。皆居東華門。少游春日。嘗以詩遺穆父云。三年京國鬢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
春衣非爲酒。家貧食粥已多時。人謂以少游之才名。而亦食粥。似不相稱也。

杜少陵贈高適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昌黎贈張功曹詩。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寄姪詩。鞭捶
身滿瘡。蓋唐之參軍簿尉。有過卽受笞杖之刑。唐以後無此制矣。

王子敬帖。有黃柑三百顆之語。此帖藏劉季孫家。後不知流轉何處。韋應物有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

待滿林霜句。則韋蘇州會見此帖也。

余初應浙江秋闈鄉試。見堂上懸一聯。有槐子黃時。木樨香後之語。諺云。槐花黃。舉子忙。唐翁承贊詠槐花詩。雨中妝點望中黃。引取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爲君忙。東坡詩。強隨舉子踏槐花。山谷詩。槐催舉子踏花黃。知俗語亦由來久矣。

陽湖呂庭芝太史。爲先祖庚戌同年。元和江建霞太史。爲先祖門下士。呂著有鶴緣詞一卷。江著有紅蕉詞一卷。各錄其詞三首於後。皆舊雨遺音也。呂詞。蘇幕遮云。試香絨。商鉢葉。怯怯心情。未慣人憐惜。學勸金樽無氣力。酒暈梨渦。紅過春衫襯。笛聲寒。敘語隔。道是生疏。卻也曾相識。小札瑤璣何處覓。待倩花梢。雙燕殷勤說。其二云。燕銜花。蜂落絮。如此關山。魂夢都難度。三載飄零春又去。但見春歸。那有儂歸路。望吳雲。尋越樹。臨水登高。總是傷心處。落照平蕪天又暮。門外鴉啼。不爲愁人住。其三云。濕鴛綃。寒麝炷。一樣今宵。拋卻春三五。別後月圓知幾度。不信天涯。猶有團鑾處。卜金錢。裁尺素。鵲語燈花。總是無憑據。五月江城書到否。扶病開緘。一枕黃梅雨。江詞。菩薩蠻云。鴛鴦雙護流蘇冷。蘭膏夜瀉秋蛾醒。梧葉打窗輕。高樓過雁聲。西風吹遠夢。寒壓霜華重。夢竟到遼西。難教郎便歸。其二云。玉樓一夜瓊花影。圍爐火煖儂心冷。相別憶春朝。孤燈又此宵。釵頭寒翠鳳。昨夜銀瓶凍。自起卜燈花。隔牆啼曉鶯。其三云。玉函四疊蟠飛鳳。齊梁樂府工成誦。

難得董嬌嬈。高堂挾瑟邀。從今休識字。好把聰明諱。多恐諱聰明。新愁依舊生。建霞學詞於庭芝丈。詞筆之妍秀。頗相似也。

李白詩。五花馬。千金裘。昔人詩中。每言五花馬。但唐開元天寶間。多以三花飾馬。郭若虛藏閱馬圖。中有三花馬。韓幹曾畫三花御馬。晏元獻藏虢國出行圖。亦有三花馬。白樂天詩。馬鬣剪三花。謂剪馬鬃爲三瓣也。

宋章聖時。宴羣臣於太清樓。偶問曰。唐時酒。每升價幾何。無有能對者。丁晉公奏曰。唐時每升三十錢。上曰。何以知之。對云。杜甫詩曰。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是一升酒值三十錢也。馮舍人廷櫬。以銅鼓詩得名。其近體亦有佳句。移居詩云。乞齋僧過纔亭午。賣菜傭來正及晨。諸葛廟云。紅飯三升村賽晚。黃桑千樹廟門秋。張華故宅云。人亡劫火羣書散。屋老秋風一劍飛。長安述懷云。飄泊一生唐太白。沈淪三尺漢東方。春日村居云。老麌專車新酒至。春城騎馬故人來。趙秋谷宮贊。頗稱其詩。謂能標新領異也。

彈棋之戲。今人罕爲之。唐人有彈棋譜一卷。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顛爲小壺。四角微起。李義山詩。莫近彈棋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棋局上事。最妙是橫斜。謂抹角長斜。一發可過半局。譜中具有此法。

疚齋詞論卷中

論選讀

唐虞之世。朝有賡歌。野有擊壤。帝力二字。應在何有於我哉之下。方與息字食字叶。自來相傳已誤。亦無留心者。遠在未有韻書以前。蓋韻之叶不叶。在人喉舌中也。韻字後起。古書作均。國語。伶州鳩謂律所以立均出度也。韋昭注。均者。均鍾木。長七尺。有絃。繫之以均鍾者。文選成公綏嘯賦。音均不恆。曲無定制。李善注。均。古韻字也。世傳詞家韻書。以綦斐軒詞林要韻爲最古。其書分十九部。一東紅。二邦陽。三支時。四齊微。五車夫。六皆來。七真文。八寒間。九鸞端。十先元。十一蕭韶。十二和何。十三嘉華。十四車邪。十五清明。十六幽游。十七金音。十八南山。十九占炎。所標韻目。羌無來歷。實出南宋書坊本。自道光後戈氏載詞林正韻盛行。而李氏漁之詞韻。沈氏謙之詞韻略。吳氏焜程氏名世等之學宋齋詞韻。與綦斐軒韻書全廢。吾人填詞。遇侵尋廉纖等閉口音之韻。須稍留意。不可與開口音同押。次則用古人自製之調。不可不依其平或上去或入聲韻。能事畢矣。若如順卿所云。秋宵吟。魚游春水。宜單押上聲。玉樓春。菊花新。翠樓吟。宜單押去聲。又謂霜天曉角。慶宮春。憶秦娥。慶佳節。江城子。柳梢青。望梅花。聲聲慢。看花回。兩同心。南歌子。皆宜入聲。又謂必須用入聲者。則如丹鳳吟。蘭陵王。鳳凰閣。三部樂。霓

裳中序第一。應天長慢。西湖月。解連環。侍香金童。曲江秋。琵琶仙。雨霖鈴。好事近。蕙蘭芳引。
六么令。暗香。疏影。淒涼犯。淡黃柳。惜紅衣。尾犯。白苧。玉京秋。一寸金。浪淘沙慢。今以柳周
兩家詞校之。除應天長。六么令。浪淘沙慢。兩家並押入聲。望梅_{無花}字。鳳凰閣。雨霖鈴。尾犯。白苧。
柳押入聲。憶秦娥。看花回。丹鳳吟。蘭陵王。三部樂。霓裳中序第一。解連環。蕙蘭芳引。周押入聲
外。慶宮春則柳周皆押平聲。看花回則柳押平聲。柳梢青則周押平聲。然此猶可曰平與入通也。若一寸
金則柳押上去。兩同心則周亦押上去矣。其餘爲兩家集中所無之調。及後來暗香疏影淒涼犯淡黃柳惜紅
衣諸白石自度腔。不在此數。戈氏之說。亦不盡可憑也。又其所舉單押上聲兩調。柳周並無。單押去聲
三調。除翠樓吟柳周無外。菊花新則柳押上聲。玉樓春則柳周非獨押上聲。且押入聲矣。學者於前人陳
說。皆須用過一番工夫。若徒耳食。則將如萬紅友所云。方千里和清真詞。無一字四聲不同者。害盡天
下蒼生也。
周方及楊陳諸家和詞之不同者。詳吾所著四聲鉤沈。

紫霞翁作詞五要。其第四云。要隨律押韻。如越調水龍吟。商調二郎神。皆合用平入聲韻。古詞皆押去聲。所以轉摺怪異。成不祥之音。昧律者反稱賞之。真可解頤而啓齒也。其持論似極精。耆卿集中。無二郎吟。有水龍吟。均上去通押。東坡無論。柳周皆詞聖。而所作均不限平入聲。則紫霞翁說。亦可破也。

欽定四庫全書

論選調

周德清云。仙呂宮清新綿邈。南呂宮感嘆傷悲。中呂宮高下閃賺。黃鍾宮富貴纏綿。正宮惆悵雄壯。道宮飄逸清幽。大石風流醒藉。小石旖旎嬾媚。高平條利混漾。般涉拾掇坑塹。歇指急併虛歇。商角悲傷宛轉。雙調健捷激梟。商調悽愴怨慕。角調嗚咽悠揚。宮調即黃鍾羽典雅沉重。越調陶寫冷笑。蓋聲音應於律呂。哀聲不可歌樂詞。樂聲不可歌怨詞。非可謬然爲之也。今詞之宮調卽殘。又離音樂已久。無人能唱。然亦須相題選調。自爲消息之。若賦閨情而用六州歌頭哨徧。雖盡人皆知其不是也。古人填詞。所賦之事。必與其所用之調。發生映帶。不獨臨江仙賦江妃。河瀆神賦祠廟。思越人賦西子。天仙子賦天台仙子也。今若贈憎而填女冠子詞。爲人妻壽而填巫山一段雲詞。不令人掩口葫蘆耶。憶往在京師時。某君新年出所作春詞八首。皆和古人名詞原韻。屬吾繼聲。吾見其有用荆公韻桂枝香詞。逡巡斂手。謝不敢爲也。此外則如楊守齋云。詞須擇腔。腔不韻則勿作。如塞翁吟之衰颯。帝臺春之不顧。隔浦蓮之寄煞。門百花之無味云云。拈筆時亦不可不慎。擇腔。卽選調也。

論平仄須注重徧尾

近人泥於四聲之說。作繭自縛。吾旣撰四聲鈞沈一書。以解放之。謂四聲者。宮商角羽。

琵琶無徵絃。故唐人無徵調。

指宮調言。非謂平上去入也。今爲學者斟酌損益。則徧尾之平上去字。亦當稍加之意。周德清中原音韻

。作詞十法。論末句云。前輩已有某調末句是平煞。某調末句是上煞。某調末句是去煞。照依填之。云上者必要上。去者必要去。上去者必要上去。去上者必要去上。其羅列諸調之末句。或云仄平平去平。或云平平上去平。或云平平仄平平去平。或云平去仄平平去上。詞曲初無二理。然亦無全句必須依平上去者。

惟尚有一言。當爲學者忠告者。則遇詞中入聲字。古人多作平聲。若誤以爲可通去上。則又大謬不然。柳詞傾杯八首中。其一首云。暮雨乍歇。小檝夜泊。歇字檽字。均入作平。惟泊字作入。蓋此二句與木落霜洲。雁橫烟渚對也。至美成浪淘沙慢詞。南陌脂車待發。東門帳飲乍闋二句。是破柳詞之那堪酒醒。又聞空階。夜雨漸滴之四四四作六六。今人已誤認發字爲韻。其實發字可不叶也。又掩紅淚玉手親折。今人亦誤折字爲韻。其實柳詞此句作負佳人幾許盟言。周折字讀平。亦非韻也。此則須明於詞體者。分別其語氣屬上屬下。若一味死填。不知以此句起下。劃然中止。成腰斬矣。

又有用入聲疊字。而兩字均作平。或一字作平。一字作入者。如歐公摸魚兒詞。恨人去寂寂。此兩字均作平者也。白石暗香詞。江國正寂寂。此一字作平。一字作入者也。詞雖今不能唱。讀時可於喉舌間得之也。

近日曲家。遇雙聲疊韻。如局促浙瀝等字。均視爲畏途。若如李易安之聲聲慢詞。連用十四疊字。惟元

人雜劇李春郎之九轉貨郎兒有之。後來長生殿彈詞一折。摹仿其調。他詞無有也。

論唱法

唱詞之法。失傳久矣。古人治經。皆重口授。較之尋章摘句。事半功倍。謝元淮碎金詞譜。以幌曲之法。譜唐宋人詞。識者譏之。然幌曲亦適成爲今日之幌曲耳。其唱法不獨非古人北曲之舊。且非南詞之舊也。今卽不能唱古人之詞。而古人唱詞之法。猶可於詞源之謳曲要旨求之。不揣鄙陋。略將歌訣疏證。其所不知。仍本闕如之義。近人蔡楨有詞源疏證。用功甚勤。惟過信鄭叔問言。不知韻律中固多模糊影響之談也。

歌曲令曲四指匀 破近六均慢八均

官拍豔拍分輕重 七敲八指報中清

歌曲令曲。四字對舉。歌如子夜歌之類是也。令如調笑令之類是也。破爲入破。近爲近詞。慢爲慢詞。指卽拍也。芝庵論曲。有碎指兒。詞源作碎拍。續令用。又有長指兒。短指兒。曲牌作長拍短拍。南仙呂。可證。歌曲令曲。多爲四句。故用四指。破近較長。故均之爲六指。慢又長。故均之爲八指也。官拍者。正板之拍。豔拍者。贈板之拍。官拍重。豔拍輕也。報卽楔子。說見前。指用板。於八音爲木。敲用方響。今雲鐘。於八音爲金。楔子八指。同於慢詞。但多雲鑼七敲耳。

大頓聲長小頓促 小頓才斷大頓續

大頓小住當韻住 丁住無牽逢合六

頓。沈存中筆談芝庵唱論並作敷。遇雲要訣作墩。實一字也。當韻曰住。不當韻曰頓。小頓小住當一字。故曰促。大頓大住則當二字。故曰長也。一敦一住當一字。一大住當二字。見筆談。言小住者。雖當韻。別於結聲之大住也。丁亦頓字。下卷論音譜。有丁抗掣拽之語。卽遇雲要訣所謂墩亢掣拽也。無牽。謂小頓小住。皆不繁縟也。逢合六者。舉正宮之住聲。以概其餘之大住。黃鐘住聲爲合。黃鐘清住聲爲六。旣曰合。又曰六者。歌訣不能不叶韻耳。今曲家唱法。有四字訣。曰掇。曰疊。曰撒。曰霍。霍之聲欲其短。不欲其長。如尺上工尺。或合工合四。其第二腔皆祇要閉口帶過。不可延長。近於小頓。掇則近於大頓。謂以一腔唱作兩腔。如仕乙五六。唱作仕。乙五六是也。

慢近曲子頓不疊 歌颯連珠疊頓聲

反掣用時須急過 折拽悠悠帶漢音

疊卽今日曲家掇疊撒霍之疊也。疊者。將其腔重疊唱之。大都用於腰板以下之長腔。如五。六。六工尺。此五字自腰贈板以下。三疊其音。唱作五五五是。慢近疑破近之訛。破爲繁聲。近爲繁板。故可不疊。若慢詞則正所謂歌颯連珠者。此而不疊。則次句所謂歌颯連珠疊頓聲者。將何指耶。反掣折三聲。以事林廣記考之。其音樂總敍訣。有折聲上生四位。掣聲下隔二宮。反聲宮閨相頂云云。上生四

位。則如合尺連用是也。下隔二宮。則如上四連用是也。宮閏相頂。則如尺尺連用。而下一尺字用低尺是也。沈存中云。一掣減一字。則反字亦當減一字。故云用時須急過也。拽卽今曲家之擗字。擗者搖曳其音之腔也。如工五六工尺。其末眼上之工字。將笛孔忽開忽接。唱者隨之而作搖曳之腔是。折拽與反掣爲對待。故一用急過。一則悠悠也。事林廣記寄煞訣。有折掣四相生語。蓋舉折以概拽。舉掣以概反。謂謳曲中有此四者。生生不已耳。鄭叔問疑折有同於掣。非也。此折字與白石所論折字不同。彼爲指法。此爲唱法也。

管色應指字譜。亦舉折以概拽。舉掣以概反。故有折掣。無拽反。惟折應作斤。從斤省。掣應作刃。從刀。今刻本斤作匚。則與上字混。刃作刂。則與凡字混。此亟應改正者也。漢音對北曲言。北曲勁。無悠悠之致。時金人院本已行。故別之以漢也。

頓前頓後有敲揜 聲拖字拽疾爲勝

抗聲特起直須高 抗與小頓皆一揜

此四句中惟聲拖字拽疾爲勝句。最不易通。蓋旣云拖拽。則絲竹與肉。聲皆主緩。云何又以疾勝。爲此一句。尋思累日。始悟玉田所謂疾者。對敲揜而言。蓋頓前頓後。敲揜已過。若聲字不過。一味拖拽。卽不得云勝也。舜典。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一依字包盡千古歌訣。當拖拽不拖拽。不得云依。不當拖拽而猶拖拽。亦不得云依也。抗卽樂記上如亢之亢。凡抗聲多去聲字。

腔平字側莫參商 先須道字後還腔

字少聲多難過去 助以餘音始繞梁

側卽仄字。腔平字仄。歌者須用融之一法。沈存中所謂宮聲之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爲商也。先道字後還腔者。如上文所舉柳詞暮雨乍歇歇字。小楫夜泊泊字。周詞掩紅淚玉手親折折字。若不先道字。則歇成爲些。楫成爲淒。折成爲遮。失却詞意。故歌時仍當以入聲吐字。而微以平聲作腔也。字爲實字。聲爲虛聲。虛聲多。實字少。非以餘音不能過去。樂記所謂纍纍乎如貫珠者。正指餘音言。

忙中取氣急不亂 停聲待拍慢不斷

好處大取氣流連 拗則少入氣轉換

段安節樂府雜錄。言善歌者必先調其氣。芝庵論曲。有偷氣。取氣。換氣。就氣。此四句專言取氣換氣。而偷氣歇氣就氣。悉寓其中。

哩字引濁囉字清 住乃哩囉頓凌噏

大頭花拍居第五 疊頭豔拍在前存

今詞中攤破醜奴兒。南曲中水紅花。並尙存也囉二字之腔。哩囉凌哈四字。皆纏聲。俗語於人糾纏不

清者。謂之囁曉。囁卽哩囁二字合音。曉卽凌哈二字合音也。凌哈二字。今不見曲中。吾疑即玲瓈二字之俗寫。犯詞尙存玲瓈四犯名。大頭疊頭皆慢曲。下卷論拍眼。謂慢曲有大頭曲疊頭曲是也。惟何者爲大頭曲。何者爲疊頭曲。則玉田未明言。今以清真集中慢詞證之。如夜飛鵠詞。後偏何意重經前地。遺鈿不見。斜徑都迷。兔葵燕麥。向殘陽影與人齊。與前偏相將散離會處。風前津鼓。樹杪參旗。花驄會意。縱揚鞭亦自行遲對。而前偏起云。河橋送人處。良夜何其。斜月遠。墮餘輝。銅盤燭淚已流盡。霏霏涼露霑衣。較後偏迢遞路回清野。人語漸無聞。空帶愁歸。多十四字兩韻。大酺詞。後偏怎奈向蘭成顚願。樂廣清羸。等閒時易傷心目。未怪平陽客。雙淚落笛中哀曲。况蕭索青蕪。紅繆鋪地。門外荆桃如菽。與前偏潤逼琴絲。寒侵枕障。蟲網吹粘簾竹。郵亭無人處。聽簫聲不斷困眠初熟。奈愁極頻驚。夢輕難記。自憐幽獨對。而前偏起云。對宿煙收。春禽靜。飛雨時鳴高屋。牆頭青玉旆。洗鉢霜都盡。嫩梢相觸。較後偏行人歸意速。最先念流潦妨車轂。多十四字。此大頭曲也。兩詞後偏偏尾。各增一句。則餘音。餘音亦名泛聲。非此不能與前偏相稱也。至蘭陵王之爲疊頭曲。則盡人能知之。不煩吾更言之矣。花拍豔拍。名異實同。卽今曲家之贈板也。居第五義未詳。以肥度之。則大頭花拍。當歌詞之第五字。疊頭豔拍。當歌詞之首字或第三字耶。此當與下卷論拍眼中。打前拍打後拍之語合參。

舉本輕圓無磊塊 淸濁高下繁縷比

若無含韻強抑揚 卽爲叫曲念曲矣

沈存中筆談云。古之善歌者。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繁縷耳。字則有喉脣齒舌等音不同。當使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塊壘。又云。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韻。謂之叫曲。足爲此四句注脚。本者舌本。含韻爲含韻之訛。

芝庵曲論。言歌之格調。有抑揚頓剗。頂疊梁換。繁紆牽結。敷拖嗚咽。推題丸轉。搖欠遏透。歌之節奏。有停聲。待拍。偷吹。拽棒。字真。句篤。依腔。貼調。可與玉田合參。但其中或有訛字耳。

論詞有謎語

秦少游贈妓陶心兒南歌子詞。天外一鉤殘月挂三星。黃山谷兩同心詞。你共人女邊著子。爭知我門裏挑心。又少年心詞。似合歡桃核。眞堪人恨。心兒裏有兩箇人人。皆謎語也。雲溪友議。載晉公弟之子裴誠。與溫岐爲友。裴有南歌子云。不是廡中串。爭知廡裏心。井邊銀釧落。展轉恨還深。又曰。不信長相憶。抬頭問取天。風吹荷葉動。無夜不搖蓮。又曰。韓蠟爲紅燭。情知不自由。細絲斜結網。爭奈眼相鉤。二人又爲新添聲柳枝詞。飲筵競唱其詞。而打令也。詞云。思量大是惡因緣。只得相看不得憐。願作琵琶槽那畔。美人常抱在胸前。又曰。獨房蓮子莫人看。偷折蓮時命也拚。若有所由來借問。但道

儼蓮是下官。溫歧曰。一尺深紅蒙麪塵。舊物天生如此新。合懨桃核終堪恨。裏許元來別有人。又曰。井裏點燈深燭伊。共郎長行莫圍碁。玲瓏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知秦黃之詞。蓋有所本。

論詞有俳體

明竇獻王朱權。論樂府體一十五家。其末曰俳優體。注謂詭喻淫謔。卽淫詞也。秦黃集中。此體常見。其中勾欄市井之語。今多不可解。然亦不必學也。碧雞漫志。言元祐間。王齊叟彥齡。政和間。曹祖元寵。皆能文。每出長短句。膾炙人口。彥齡以滑稽語噪河朔。組潦倒無成。作紅窗迴及雜曲數百解。聞者絕倒。滑稽無賴之魁也。其後祖述者益衆。漫戲汙賤。古所未有。曾慥選樂府雅詞。周密選絕妙好詞。正爲俳體對方下藥。但學者亦須知詞中有此一種文字耳。

品令

幸自得。一分索強。教人難喫。好好地惡了十來日。恰而今。較些不。須管啜持教笑。又也何須腔織。衛倚賴臉兒得人憎。放軟頑。道不得。

品令

掉又躉。天然箇品格。於中壓一。簾兒下時把撲兒踢。語低低。笑咭咭。每每秦樓相見。見了無限憐惜。人前強不欲相沾識。把不定。臉兒赤。

秦觀

滿園花

秦觀

一向沉吟久。淚珠盈襟袖。我當初不合。苦擋就。慣縱得軟頑。見底心先有。行待癡心守。甚捻著脈子。倒把人來憐憇。近日來非常羅卓醜。佛也須着皺。怎掩得。衆人口。待收了宰羅。罷了從來斗。從今後。休道共我。夢見也不能得勾。

望遠行

黃庭堅

自見來。虛過却。好時好日。這訛尿粘膩得處。煞是律。據眼前言定。也有十分七八。冤我無心除告佛。管人聞底。且放我。快活哩。便索暨別茶祇待。又怎不。遇偎花映月。且與一班半點。只怕你沒丁香核。

少年心

黃庭堅

心裏人人。暫不見霎時難過。天生你要憔悴我。把心頭。從前鬼。著手摩挲。抖擻了。百病銷磨。見說那廝。脾蠶熱大。不成我便與拆破。待來時鬲上。與廝噉則箇。溫存著。且教推磨。

鼓笛令

黃庭堅

見來兩兩甯甯地。眼廝打。過如拳踢。恰得嘗暨香甜底。苦殺人。遭誰調戲。臘月望州坡上地。凍著你。影魑村鬼。你但那暨一處睡。燒沙糖。管好滋味。

鼓笛令

見來便覺情於我。廝守著。新來好過。人道他家有婆婆。與一口。管教屎磨。副靖傳語木大。鼓兒裏。且打一和。更有鼂兒得處囉。燒沙糖。香藥添和。

醜奴兒

濟楚好得鼂。憔悴損。都是因它。那回得句聞言語。傍人盡道。你管又還。鬼那人吵。得過口兒嘛。
直勾得。風了自家。是卽好意也毒害。你還甜殺人了。怎生申報孩兒。○兒字失叶。○申字穢。○黃詞尙有歸田樂令一首。殘缺也。不可句讀。
今不錄。

論詞有平仄通叶

詞牌中叶韻可平可仄者。不獨白石滿江紅。改仄爲平也。浣溪紗本平叶。而李後主詞云。紅日已高三丈透。金鑪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皴。佳人舞點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蕊覲。別殿遙聞簫鼓奏。則仄叶矣。念奴嬌本仄叶。而陳允平詞云。凝雲沴曉。正釀花纏積。荻絮初殘。華表翩躚何處鶴。愛吟人正孤山。凍解苔鋪。水融莎甃。誰凭玉句闌。茸衫氈帽。冷香吹上吟鞭。將次柳際瓊消。梅邊粉瘦。添做十分寒。閒踏輕澌來薦菊。半潭新漲微瀾。水北峯巒。城陰樓觀。留向月中看。蠟雲深處。好風飛下晴湍。則平叶矣。此外如竹枝。回波。三臺。閑中好。南歌子。浪淘沙。憶王孫。如夢令。天仙子。江城子

黃庭堅

。上行杯。醉太平。霜天曉角。憶秦娥。人月圓。沙塞子。柳梢青。雨中花慢。引鶯行。鳳銜杯。聲聲慢。兩同心。惜黃花慢。撼庭竹。山亭柳。滿路花。步月。漢宮春。萬年歡。絳都春。鳳歸雲。慶春宮。南浦。西平樂。永遇樂。尉遲杯。大聖樂。過秦樓。八歸。多麗。或叶平。或叶仄者。不勝枚舉。又有一首之中。平仄通叶者。如西江月。換巢鸞鳳。哨徧。戚氏。皆是也。而哨徧戚氏兩調。最爲難讀。哨徧暗韻之多。加以增疊增韻減句。則尤難之難者。茲就吾曩所撰詞律糾謬。遂寫於後。俾世明此兩調之本體焉。其有糾正吾說者。則吾攻疾之良醫。有證成吾說者。則吾多聞之益友也。

哨徧

蘇軾

爲米折腰。因酒棄家。身口交相累。歸去來誰不遣君歸。覺從前俱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歸路。門前笑語噴童稚。嗟舊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牕容膝閉柴扉。策杖看孤雲暮鴻飛。雲出無心。鳥倦知還。本非有意。噫。歸去來兮。我今忘我兼忘世。親戚無浪語。琴書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嶇。泛清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觀草木欣榮。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內復幾時。不自覺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難計。神仙知在何處。富貴非吾志。但知臨水登山嘯詠。自引壺觴自醉。此生天命更奚疑。且乘流遇坎還止。

哨或作稍。古今詞話。卓人月曰。此般涉調曲。於華言爲五聲。五聲。羽聲也。羽於五音之次爲五。

今北詞廣正譜。南詞新譜。皆入般涉調。雍熙樂府。入中呂宮。惟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入之小石調。似誤。廣正譜。哨偏調下。注亦入中呂。又中呂宮類題。借宮內有般涉哨偏。詞律載東坡此詞。而以其長而多訛。以辛稼軒王初寮劉後村方秋厓諸詞。逐句注釋。惟不能分字之正韻。又誤將暗韻一律作叶。遂至墮五里霧中。若瞽者之無相。其向來所持方千里和美成詞四聲無一字異之說。至此而扞格難通。一則曰韻脚平仄通叶。不拘。再則曰或有不叶者。不拘。再則曰平仄不異。分逗可不拘。再則曰平仄異。或可不拘。亦佛家所云歧舌矣。今爲學者燃覺燈。分出正韻之字。除去暗韻。庶幾沈沈黑暗地獄。放大光明。持此以讀東坡春詞。及辛王劉方諸詞。漠然冰釋矣。

此首來歸晞屏噫兮時計疑九字。皆暗韻也。何以知其然。一來字。在韻字內。故春詞不叶也。二歸字。三晞字。春詞皆不叶。晞字且是破句。其句法應四四也。四噫字。春詞不叶。王初寮用嗟字。汪方壺亦用噫字。皆非叶也。五兮字。初寮不叶。辛稼軒一首用有命存焉。焉字亦不叶也。六計字。稼軒一首用鵝鷗變化。化字不叶也。凡吾所說。皆有依據。非武斷者能藉口也。屏字。時字。疑字。何以亦知爲暗韻。以春詞後偏醉鄉路穩不妨行。但人生要適情耳。兩七字句準之。行字不叶。後村之呼僮秣馬更膏車。便與君從此逝矣。車字亦不叶也。

露未晞二句。破四四作三五。增一字。噫歸去來兮至忘世。是過變。凡過變不必與前偏同。去留難擇。

至還止。疊翠麓崎嶇至何之八句。看似比前偏增。實則減雲出無心三句也。雲出無心三句。何以要減。則以既增八句一疊。詞太冗長。不得不伸縮變化。俾歌者至此得少休也。雍熙樂府中呂宮。載增偏十首。有么篇者九首。皆有遍末之三句或一句。然無加疊。此中消息。願與學人參之。

身口字。俱字。春字。志字。奚字。據苕溪漁隱叢話改。清字據添。

增偏

蘇 軾

睡起畫堂。銀算押簾。珠幕雲垂地。初雨歇洗出碧羅天。正溶溶養花天氣。一霎暖風迴。芳草榮光浮動。
卷皺銀塘水。方杏醫勻酥。花鬚吐繡。園林翠紅排比。見乳燕捎蝶過繁枝。忽一綫爐香惹遊絲。晝永人
閒。獨立斜陽。晚來情味。便乘興攜將佳麗。深入芳菲裏。撥胡琴語。輕搖慢撚總伶俐。看緊約羅裙
急趣檀板。覓裳入破驚鴻起。翠月臨着。醉霞橫臉。歌聲悠揚雲際。任滿頭紅雨落花飛墜。漸鳩鵲樓西
玉蟾低。尚徘徊未盡歡意。君看今古悠悠。浮幻人間世。這些百歲光陰幾日。三萬六千而已。醉鄉路穩不
妨行。但人生要適情耳。

此首時枝麗眉壓意六字。皆暗韻。

此詞卽詞律所再三謂與本調不合。不必從者也。讀名家詞。不知增減攤破之法。及分別官韻暗韻。終
身如矮人觀場。不能見詞之本體也。前偏風迴芳草八字。卽破前一首之露未晞八字。彼爲三五。此爲

四四。彼爲攤四四作三五。此爲破三五作四四也。攤胡琴語十一字。亦破前一首之親戚無浪語十一字。彼爲五六。此則四七也。這些百歲句。與前一首但知臨水句。均攤四四兩句爲八字一句。吾平時謂工尺祇有高低。無平仄。故北宋人平仄可以易也。嘌唱祇有斷續。無句讀。故北宋人句讀可以破也。南宋人詞與音樂離。除姜張外。鮮能解此。於紅友更無足責矣。其所云坡公春詞洗出碧羅天不叶韻者。彼不知誰不遣君歸之歸字。乃暗韻也。其所云一霎晴今改時字從南詞宮譜風迴芳草。榮光浮動。卷皴銀塘水。與本調不合。又任滿頭紅雨落花飛。各刻俱於飛字下增一墜字。人遂謂九字句誤者。彼不知一霎晴三字。落字。皆襯字也。其所云但小窗窗字坡又作燕。不如用平。又君看今古悠悠。與本調不合者。彼不知平仄可以易也。其所云便乘興攤將佳麗。深入芳菲裏。不但無一噫字。其下句亦非一四一七。故云與本調不合者。彼不知此爲過變。凡過變。後遍與前遍。可不同也。其於前首親戚無浪語二句下注云。坡春詞此二句作上四下七。與本調不合。則攤破之法不同。上文詳之矣。

哨偏

辛棄疾

池上主人。人適忘魚。魚適還忘水。洋洋乎翠藻青萍裏。相魚兮無便於此。嘗試思。莊周談兩事。一明豕
蠭一羊蟻。說蟻慕於羶。於蟻棄知。又說於羊棄意。甚蠭焚於豕獨忘之。却驟說於魚爲得計。千古遺文
。我不知言。以我非子。噫。子固非魚。魚之爲計子焉知。河水深且廣。風濤萬頃堪依。有網罟如雲

。鵠鵠成陣。遇而留泣。計應非。其外海茫茫。下有龍伯。饑時一啖千里。更任公五十犧爲餌。使海上人人厭腥味。似鵠鵠變化。漫東遊入海。此計直以命爲嬉。古來謬算狂圖。五鼎烹死。指爲平地。嗟魚欲事遠遊時。請三思而行可矣。

此首裏思事知之噫餌死時九字。皆暗韻。嘗試思句。攤四四二句爲八字一句。與蘇前首同。古來三句。破四六作六四四。詞律於前遍第六句。謂談字上落一嘗字。或曾字。不知何據。其尤謬者。謂各家俱於幾上落一字。讀作鵠鵠變化口幾爲一句。東遊入海此計爲一句。而力詆圖譜之注似鵠鵠變化爲五字句。幾東遊入海亦注爲五字句。而下注七字句。爲無此體例。爲可歎可歎。指天畫地。信口開合。不知所謂體例者。是何體例也。

哨徧

蝸角鬪爭。左觸右蠻。一戰連千里。君試思方寸此心微。總虛空并包無際。喻此理。何言泰山毫末。從來天地一梯米。嗟小大相形。鳩鵠自樂。之二蟲又何知。記跖行仁義孔邱非。更殤樂長年老彭悲。火鼠論寒。冰蠶語熱。定誰同異。噫。貴賤隨時。連城纔換一羊皮。誰與齊萬物。莊周吾夢見之。正商略遺篇。翩然顧笑。空堂夢覺題秋水。有客問洪河。百川灌雨。涇流不辨涯涘。於是焉河伯欣然喜。以天下之美盡在已。渺滄溟望洋東視。遂巡向若驚歎。謂我非逢子。大方達觀之家。未免長見悠然笑耳。此堂之水

辛棄疾

幾何其。但清溪一曲而已。

此首思微理非噫時喜視其九字。皆暗韻。喻此理句。攤四四二句爲一句。實際與前首句法同。但中增一字耳。大方二句。又攤前首之六四四爲六八。與蘇之八六。同爲攤法。而所攤之法不同。以正法眼觀之。歸於一也。詞律致疑於句法不固。又曲爲之說。謂觀音貫。平仄不異。分逗可不拘。不知分逗平仄。唱時祇須還他本腔。本無拘束。卽有拗句。歌者固能融之。使諳於口與耳也。至達觀之觀。與佛家止觀之觀。本應讀作去聲。注之反覺其陋。

嘲偏

辛棄疾

一壑自專。五柳笑人。晚乃歸田里。問誰知幾者動之微。望飛鴻冥冥天際。論妙理。濁醪正堪長醉。從今自釀躬耕米。嗟美惡難齊。盈虛如代。天邪何必人知。試回頭五十九年非。似夢裏歡娛覺來悲。變乃憐茲。穀亦亡羊。算來何異。嘻。物諱窮時。豐狐文豹罪因皮。富貴非吾願。遑遑乎欲何之。正萬籟都沉。月明中夜。心彌萬里清如水。知自覺神遊。歸來坐對。依稀淮岸江涘。看一時魚鳥忘情喜。會我已忘機更忘已。又何曾物我相視。非魚濠上遺意。要是吾非子。但教河伯。休慚海若。小大均爲水耳。世間喜懶更何其。笑先生三仕三已。

此首知微理醉非嘻時喜視意其十一字。皆暗韻。論妙理句。與前首攤法同。但教三句四四六。與前首

攤法異。實非異也。

增編

王安中

世有達人。瀟灑出塵。招隱青霄際。終始追遊覽。老山棲。藐千金輕脫如屣。彼假容江皋。濫巾雲岳。懷情好爵。欺松桂。觀向釋談空。尋真講道。巢由何足相擬。待詔書來起便驕馳。席次早焚裂芰荷衣。敲朴喧喧。牒訴忽忽。抗顏自喜。嗟。明月高霞。石徑幽絕誰回睇。空帳猿驚處。淒涼孤鶴唳。任別壑爭譏。衆峯竦誚。林慚澗媿移星歲。方浪楫神京。騰裝魏闕。徘徊經過留憩。致草堂靈怒蔣侯麾。局岫幌驅煙勒新移。忍丹崖碧嶺重萍。鳴湍聲斷幽谷。逋客歸何計。信知一逐浮榮。便喪素守。身成俗士。伯鸞家有孟光妻。豈遂巡春戀名利。

此首棲馳譏麾淳妻六字。皆暗韻。終始句上五下三。不作上三下五。假容二句四四。增一字。不作三五。信知三句六四四。不作八四六。而與稼軒古來三句同。皆破法也。嗟字霞字。忽換韻。與汪方壺述詰韻忽押臘雄春同淙風等字同。以此爲暗韻。非正韻。可出入也。詞律謂彼假容容字不叶。彼未知東坡晞字。因攤破句法不同。加一暗韻。求美聽也。

增編

劉克莊

勝處可宮。平處可田。泉土尤甘美。深復深路絕住人稀。有人兮盤旋於此。送子歸。是他隱居求志。是要

明主媒當世。嗟此意誰論。其言甚壯。孔顏猶有遺旨。大丈夫之被遇於時。便入坐廊廟出旗麾。列屋名姬。挾道武夫。滿前才子。噫。有命存焉。吾非惡此而逃之。富貴人所欲。如之何幸而致。向茂樹堪休。清泉可濯。谷中別有閒天地。愛鑽細於絲。蕨甜似蜜。采於山釣於水。大丈夫不遇之所爲。唐處士依稀是吾師。覺山林_韻如朝市。五侯門下賓客。擾擾趨權勢。嗟盤之樂。誰爭子所。古斷千秋萬歲。呼僮秣馬更膏車。便與君從此逝矣。

此首稀歸志時姬噫絲爲市九字。皆暗韻。句法與東坡前一首同。惟有命存焉。焉字不叶。以東坡兮字本暗韻。非官韻也。采於山六字。東坡作一句。此破作三三。嗟盤三句。東坡作八六。此破作四四六。實無不同。紅友少見多怪耳。紅友又云。大丈夫不遇之所爲。毛刻於遇字下。誤多一時字。按毛刻有時字。有亦增字。不得云誤多。

曉徧

方岳

月亦老乎。勸爾一杯。聽說平生事。吾問汝。開闢自何時。有乾坤便應有爾。年幾許。鴻荒邈哉遐已。吾今斷自唐虞起。累帝曰放勸。甲辰踐祚。數至今宋嘉熙。凡三千五百升年餘。歎雨憊風憐幾盈虧。老兔奔馳。癡獫吞吐。定應衰矣。噫。月豈無悲。吾觀人壽幾期頤。炯炯雙眸子。明清無過嬰兒。但纔到中年。昏然欲耗。那堪老矣知何似。試以此推之。吾言有理。不能不自疑耳。恐古時月與今時異。恨則恨今

人不千歲。但見今冰輪如洗。阿誰曾自前古。看到隋唐世。幾時明潔。幾時昏暗。畢竟少晴多雨。須臾月落夜何其。曰先生寘之姑醉。

此首汝時許已餘馳嘵悲子之理異洗其十四字。皆暗韻。句法亦與東坡前一首同。惟幾時三句。東坡作八六。此破作四四六耳。之字添一暗韻。於本體無關。且通首暗韻。不止一之字。紅友以爲可以不必叶。吾以爲可以不必說也。

嚼徧

方岳

月曰不然。君亦怎知。天上從前事。吾語汝。月豈有弦時。奈人間并觀乃爾。休浪許。曆家繆悠而已。誰云魄死生明起。又明死魄生。循環晦朔。有老兔自熙熙。妾相傳月遡日光餘。歎萬古誰知了無虧。玉斧修成。銀蟾奔去。此言荒矣。噫。世已堪悲。聽君歌復解人頤。桂魄何曾死。寒光不減些兒。但與日相望。對如兩鏡。山河大地無疑似。待旣望觀之。冰輪漸側轉斜纔一鉤耳。論本來不與中秋異。恐天問靈均未知此。又底用咸池重洗。乾坤一點英氣。甯老人閒世。飛上天來。摩挲月去。纔信有晴無雨。人生圓闊幾何其。且徘徊與君同醉。

此首知汝時許已餘嘵悲死之異洗氣其十四字。皆暗韻。句法亦與前首同。惟冰輪句攢四六兩句作十字一句。天問句押此字。與前首押歲字異。此句當東坡不自覺皇皇欲何之句。亦卽當前後之策杖看孤雲

暮鴻飛。且乘流遇坎還止兩句。此調凡三用七字句。上句爲暗韻。下句爲增韻。增韻不在官韻中。故秋崖雖和前詞。可不依也。至汪方壺詞。首尾用詰述韻者。至此且轉東鍾韻。押雄字春字矣。吾前引坡詞。醉鄉路穩不妨行行字。劉後村詞。呼僮秣馬更膏車車字。證兩七字之上句爲暗韻。坡詞爲飛之而向來持長調每偏官韻祇有四箇之說。不誣也。至各詞增字。有可於句中移上移下者。見仁見智。容或各有不同。要其爲增。則一也。

附錄北曲增偏

朱庭玉

喚起瓊窗離恨。鬧花深處鳴鶼鵠。獨立高樓望郊原。但凝眸堪畫宜詩。是則是年年景物。歲歲風光。無比正三二。偏得東風造化。綠裁翡翠。紅染胭脂。斷雲微雨養花天。暖日和風困人時。妝點人愁。將近清明。纔過上已。

首二句破四五作六七。偏得三句。破四五六作六四四。李玄玉謂與詩餘不同。蓋未達耳。

戚氏

柳永

晚秋天。一霎微雨灑庭軒。檻菊蕭疎。井梧零亂惹殘煙。淒然望江關。飛雲黯淡夕陽間。當時宋玉悲感。向此臨水與登山。遠道迢遞。行人淒楚。倦聽隨水潺湲。正蟬鳴敗葉。蛩響衰草。相應聲喧。孤館度日如年。風露漸變悄悄至更闌。長天靜。絳河清淺。皓月嬋娟思綿綿。夜永對景。那堪屈指。暗想從前。

未名未祿。綺陌紅樓。往往經歲遷延。帝里風光好。當年少日。暮宴朝歡。況有狂朋怪侶。適當歌對酒競留連。別來迅景如梭。舊遊似夢。煙水程何限。念利名憔悴長繁絆。追往事空慘愁顏。漏箭移稍覺輕寒。聽嗚咽畫角數聲殘。對間窗畔。停燈向曉。抱影無眠。

歷代詩餘謂戚氏本曲名。今南北曲俱無。僅據樂章集。知其隸中呂調而已。詞律以往往經歲遷延分段。作第二遍。蓋沿坊刻樂章集之誤。詞律拾遺補注云。帝里風光好三句。與第一段正蟬鳴三句。字數相同。且所言卽是經歲遷延時所爲之事。正可屬之第二段下。况有狂朋怪侶句。乃是於暮宴朝歡外推開說。尤似換頭也。其說甚是。從之。並爲分別暗韻、增韻、增字、增疊。讀者可一醒心目矣。

第一編、望江關至與登山。疊上晚秋天至惹殘煙四句。增淒然二字。天字、然字、關字、並暗韻。倦聽二字、正字、並增。第二編、孤館至思綿綿。當第一編起四句。惟與第三編皆不加疊。孤館句是必去者。年字、變字、淺字、娟字、並暗韻。悄悄二字、長天靜三字、往往二字、好字、並增。帝里至朝歡。疊未名至遷延三句。編首不疊。而與第三首皆疊編尾。以求勻韻。此詞家變化不測處。吾於樂章清真兩集。時時遇之。第三編、起句不叶。以天字年字。非官韻也。遇字、別來二字、煙水二字、增。限字仄叶。是官韻。利名四句。並破四四四作六六。增念字、長字、追字、箭字、聽字、數字。中間絳字、寒字、並暗韻。大抵無論何詞。分正襯。解攤破。則萬法歸一。不能分正襯。解攤破。則

蒙頭蓋面。永永不識太行山。而慢詞爲尤甚也。

戚氏

蘇軾

玉龜山。東皇靈姥統羣仙。絳闕岩曉。翠房深迥倚霏烟。闢閒。志蕭然。金城千里鎖嬋娟。當時穆滿巡狩。
翠華曾到海西邊。風露明霽。鯨波極目。勢浮輿蓋方圓。正迢迢麗日。玄圃清寂。瓊草芊綿。爭解
繩勒香驥。鸞輶駐蹕八馬戲芝田。瑤池近畫樓隱隱。翠鳥翩翩肆華筵。間作脆管鳴絃。宛若帝所鈞天。稚
顏皓齒。綠髮方瞳。舉止恬淡高妍。盡倒瓊壺酒。獻金鼎藥。固大椿年。縹渺飛瓊妙舞。命雙成奏曲
醉留連。雲璈韻響瀉寒泉。浩歌暢飲斜月低河漢。漸綺霞天際紅深淺。動歸思迴首塵寰。爛漫遊玉輦東還。
杏花風數里。響鳴鞭。望長安路。依稀柳色。翠點秦川。

此首亦依詞律拾遺分段。詞律引李方叔云。此是因妓歌此調。詞不佳。公適讀山海經。乃令妓復歌。
隨字填去。歌完詞就。當日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吾意此妓所歌。爲柳詞也。東坡在當時。一切一
切。均在耆卿上。惟詞名不及耆卿之當行。而一生好勝。對耆卿未稍放鬆。十八女郎。曉風殘月。與
關西大漢。銅琶鐵板。旣著定評。而高齋詩話。載少遊自會稽入都。見東坡。東坡曰。不意別後卻學
柳七作詞。因戲作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之句。蓋以其氣格爲病也。月旦所加。遂爲定論
。故耆卿詞有俗名。此詞又有不佳之名。後來南宋人不曉音律。乃故爲豪放不羈之語。遂借東坡稼軒

諸賢自謙。此樂府指迷語。作者沈世遂。無學耆卿詞者。避俗名也。清真學耆卿。世猶以爲時不免俗。此皆受東坡之賜。此中實有一大關鍵。詞家不可不知。此如韓白同時。韓在生前。詩名不及香山。而意氣不肯相下。乃開生硬一派。後得歐公提倡。荆公逢原。承其緒餘。而香山亦被俗名也。東坡此詞。按之平仄。無不與耆卿合。東坡翠華字平。耆卿此字。固上作平也。其所用絃泉二韻。乃暗合。不得云叶。又雲璈韻之韻字、疑衍。餘說見柳詞。

此外則宋人詞尚有一韻到底者。世目爲獨木橋體。

宋法曲大曲索隱

磬空居士

余前作大曲法曲索隱。以爲曹勛法曲。無慢詞可以比對。茲以柳永法曲獻仙音比對。似與入破四段有相類處。而就其曲中偏第一。以比對偏第二三。入破第一。以比對入破第二三四。知其偏爲一調。入破爲一調。而散序、歌頭、灤、煞。則各爲一調。正如董穎薄媚。其第十灤。與排遍第八排遍第九相比對。句調無一相同。可證也。

曹勛法曲道情

散序

飛金走玉常奔馳。日上還西。自古待作長繩繫。算塵心漫勞役堪悲。盤古到此際。桑田變海。海復成陸。高低。噫嘻。下土是凡質。容儀壽考。能消幾日支持。念一世真若朝榮暮落難期。幸有志日傳得神仙希夷。希夷堪爲千古人師。

此散序或當於噫嘻句。分作後半闋。然前後闋不能比對。

歌頭

柱史乘車。青牛駕輶。紫雲覆頂。函關令。已前知。西昇稍駐。尹喜虔恭誓。求老子親談道德微旨。五

千餘言。俱救末俗。度脫令咸歸生理。體元機。人間方解道術。兼明治身與國階梯。更有黃庭。專分二境。內外皆舉璇題。羽客見者。傾誠懇誦合羣儀。萬神潛禮。密奉二經。炷香靜默。心無競。靡端倪。得失掃去。意海澄流。要體內景防愆失。外景忘疲。閬風蓬島豈能移。念誦靈辭指羣迷。

此歌頭或當於更有黃庭句。分作後半闋。然前後闋亦不能比對。

偏第一

麗景早春時。正花漏初遲。東君出震。太和應物。恍惚中立丹基。天風卦成隨象記。合成口口口口口口
口必相契。三千六百火候。密運精微。蒸入肌膚。嫩紅潮頰。自然舊容生輝。情志鄙凡塵。瑤圃滿眼。
都看桃李。晴雲萬疊開異色。靈光湛湛增秀逸。與道合真境。丹房隨時沐浴。亦向朝夕。

此偏當於蒸入肌膚句。分作後半闋。但後半闋祇蒸入肌膚三句。及末尾與道合真境三句。可與前半闋東君出震句。及口必相契三句比對。

偏第二

向虛靖晨起朝元意。達沖漠怡怡。三天澄映。九光霽碧。如有鶴舞鸞飛。泛空際瑤室明輝。動與真期。
至理常寂。戶庭無遠。欣欣端比侍宴。日在瑤池。師友多聞。抱琴沽酒。度曲笑採華芝。九節倚筇時。
何須釣月眠石尋覓。占淵靜逸樂修持。澹然靈府沐真諦。怡養丹光裏。春已收功。自育火棗交梨。

此編首句增三字。二三四五句。與前編同。第六句七字。與前編同。則知前合成二字下所缺九字。係四字句二句。其一空缺。屬下句。故此編戶庭無遠三句。可與前編口必相契三句比對相同。後半闋師友多聞三句。卽前編蒸入肌膚三句。九節倚筇時二句。卽前編情志鄙凡塵三句。占淵靜逸樂修持二句。卽前編晴雲萬疊開異色二句。怡養丹光裏三句。卽前編與道合真境三句。

編第三

珠星璧月。晝景夜色相催。正炎陽序。火府龍珠。蘊照冰海融澌。洞天春常好。日日琪花瓊蕊芳菲。絳景無別。惟似琉璃平地。環繞清波。火中生蓮。會成真物。更取海底龜兒。勝熱滌暑風。全形瑩若冰肌。常存道意。鑠石流金無畏。共協混元一氣。入沖極。覺自己乾體還歸。

此編首二句十字。卽由第一編五字二句。攢作四六二句。正陽炎序三句。與前兩編同。洞天春常好句。較前兩編減二字。日日琪花瓊蕊芳菲。卽前編勸與真期二句。絳景無別三句。與前兩編同。火中生蓮三句。與前兩編同。勝熱滌暑風三句。與前兩編同。時於第二句增二字耳。鑠石流金無畏兩六字句。卽前兩編之兩七字句。末二句。比對前兩編之末三句。入沖極三字句。卽以代前兩編之五字一句四字一句。末句但較前二編增一字耳。

第四編

南薰殿閣。捲窗戶新翠。池沼十頃。淨俯橋影橫蜺。龜魚自樂。潺潺螭口流水。照碧芰荷。綠滿長堤。柳煙水色。一派淪漪。松竹陰中。細風緩引涼吹。琴韵響玉德。鳳軫聲轉瑤扉。疏襟曳履。或行或憑。○待飲徹玉鼎雲英。怎更有炎曦。

此擷偏與第一二三偏。句調絕異。

入破第一

秋容應節。漸肅景入窗扉。碧洞連翠微。商律回巖桂。金精壯盛時。擁蟾輪生素輝。啓口天爲瑞。是列仙行綴。心均太上。欲度世緣無虧。用定力堅持。奉真常惟凝寂。忱誠貫斗極。賜長生仍久視。洞達虛皇位。德壽高與天齊。

此入破當於心均太上。分作下半闋。心均太上二句。卽首秋容應節二句。用定力堅持二句。卽碧洞連翠微二句。忱誠貫斗極。卽金精壯盛時二句。洞達虛皇位二句。卽啓口天爲瑞二句。

入破第二

清晝靜居。香冷風動萬年枝。涼應兌卦體。秋色鳴輕颶。冥心運正一。御鐵牛耕寸地。都種金錢花。秀色照戊己。新霜萬物彫謝。我常無爲。衝起浩然氣。抱冲和人間世。登高共賞宴。泛東籬菊盡醉。誰會登高意。表迺出凡塵外。

比對第一編。首第二句增一字。新霜萬物影謝二句。破作六四兩句。餘悉無異。

入破第三

光鋪曉曦。雲影拂霜低。空闊飛鴻過。兩三行向天際。晴景乍昇。晃疏櫺蜂翅迷。密障紅爐暖。香縷飄煙細。超然坐久。幽徑試尋寒梅。酥點竹間稀。正疏菩吐南枝。微陽動細蕊。任斜日沈澹暉。慘慘寒威晚。知皓雪欲垂垂。

比對第一編首第二句減一字。第四句增一字。第五句減一字。餘悉無異。

入破第四

黃鍾正嚴凜。飛舞屑瓊瑰。清賞豐年瑞。雲液喜傳杯。陰爻會見復。動一陽生浩氣。誰問添宮線。鍊功在金液。晴檐試暖。表裏瑩如無疵。庭柳漏春信。更萱色侵苔砌。優游歲向晚。歎人間時序急。還捧椒觴。羽衣禮無極。

比對第一編。首句增一字。第二句減一字。末二句各減一字。餘悉無異。按柳永法曲獻仙音。萬紅友以爲柳詞多訛。其調與諸家大異。必有錯誤處。今以此曲入破勘對。則其中句調。實有數處相同者。柳詞云。追想秦樓心事。當年便約于飛比翼。悔恨臨歧處。正攜手翻成雲雨離析。念倚玉偎香。前事慣輕擲。慣憐惜。饒心性。正厭厭多病。柳腰花態嬌無力。早是乍輕減。別後忍教愁寂。記取盟言。

少致煎臙好將息。遇佳景臨風對月。事須時恁相憶。此曲入破。多五字一句。六字一句。及五字一句。連接兩句。柳詞如念倚玉偎香二句。早是乍輕減二句。及尾句六字收。音節頗相似。然則柳詞無誤。柳永又有法曲第二。其詞云。青翼傳情。香徑偷期。自覺當年草草。未省同衾枕。便輕許相將平生歎笑。怎生向人間。好事到頭少。漫悔懊。細追思。恨從前容易。致得恩愛成煩惱。心下事。千種盡憑音耗。似此繁牽。等伊來自家向道。待相見喜懽。存問又還忘了。此詞與柳所作法曲獻仙音細勘。只是心下事句。減二字。待相喜歡句。減二字。其餘句法不同。只是攤破而已。予昔未知所謂法曲第二。卽法曲獻仙音。今以柳詞法曲第二。勘對法曲獻仙音。始知其是一非二。柳詞既有於法曲獻仙音。但題爲法曲第二。則此曲但題法曲。亦卽法曲獻仙音也。王灼碧雞漫志。謂宋時法曲。但有道宮調望瀛。小石調獻仙音。是此曲二者必居其一。今得柳詞爲證。決其爲獻仙音。無疑也。

第五煞

多景推移。便似風燈裏。將塵寰喻塵裏。白駒過隙。今世過却。來生何處覓。失時節生死到來嗟何及。勤而行之競力。待與鍾呂相期。三千行滿。連環脫下。已駕青鸞素鶴朝太微。

此煞多景推移三句。今世過却三句。句調相同。乃雙拽頭也。勤而行之競力。當爲第三段起句。洪邁夷堅志。載有惜奴嬌大曲一篇。凡九闋。云係巫山神女所作。此雖小說家言。然爲宋人之筆。亦可

供大曲之研究。按惜奴嬌慢詞。詞律收晁補之七十一字體。史達祖七十二字體。蔡伸友古詞亦七十二字。石孝友金谷遺音有二闋。皆七十二字。五詞句法。均稍有參差。茲先列諸詞。以資與大曲比對。

晁補之詞

歌闋瓊筵。暗失金貂侶。說衷腸了。寄屬付。棹舉帆開。黯行色。秋將暮。欲去。待卻回。高城已暮。漁火
煙村。但觸目傷離緒。此情向阿誰分訴。那裏思量。爭知我思量苦。最苦。睡不著。西風夜雨。

史達祖詞

香剝酥痕。自昨夜春愁醒。高情寄冰橋雪嶺。試約黃昏。便不誤春昏信。人靜。倩嬌娥留連秀影。吟
鬢簪香。已斷了多情病。年年得將春管領。鏤月描雲。不枉了閒心性。漫聽。誰敢把紅顏比並。

按此詞惟第二句比晁詞增一字。餘悉無異。

蔡伸詞

隔闊多時。算彼此難存濟。咫尺地千山萬水。眼眼相看。要說話都無計。只是唱曲兒詞中認意。雪意
垂垂。更刮地寒風起。怎禁這幾夜裏。未散癡心。便指望長偎倚。只替那火桶兒與奴暖睡。

此詞後半闋第三句六字。晁詞史詞均七字。前後兩結句。只是只替。雖是暗韻。論語氣。前結乃九字
一句。後結乃十字一句。與晁詞史詞異。

石孝友詞

我已多情。更撞著多情底你。把一心十分向你。盡他們劣。心腸偏有你。共你。撇了人只爲箇你。
宿世冤家。百忙裏方知你。沒前程阿誰似你。壞却才名。到如今都因你。是你。我也沒星兒恨你。

此詞第二句增一字。第五句減一字。與晁詞史詞蔡詞均異。

石孝友又一闋

合下相逢。算鬼病須沾惹。閒深裏做場話霸。負我看承。枉驅我許多時價。冤家。你教我如何割捨。

苦苦孜孜。獨自箇空嗟訝。便心腸捉他不下。你試思量。從前說風話。冤家。休直待教人呪罵。

此詞前半闋。第五句增一字。後半闋。第五句減一字。與前詞及晁詞史詞蔡詞均異。石孝友二詞萬氏
詞律原載。杜校以爲太俚。刪之。是失去兩又一體也。

惜奴嬌大曲其一

瑤闕瓊宮。高枕巫山十二。覩瞿塘千載懶濛雲濤沸。異景無窮。好閒吟滿酌金卮。憶前時。楚襄王曾來
夢中相會。吾正鬢亂釵橫。斂霞衣雲縷。向地低揖。問我仙職。桃杏偏開。綠草萋萋鋪地。燕子來時。
向巫山行雨暮行雲。有閑時。只恁畫堂高枕。

按首二句。與史詞蔡詞石第二詞同。異景無第二句。與石第二詞同。桃杏偏開二句。與晁詞史詞蔡詞

及石第一詞同。憶前時。有閑時。卽諸詞之前後兩字句短韵也。是此詞當於吾正髮亂敍橫起。分作後半闋。枕字當是睡字之訛。

瑤臺景第二

繞繞雲梯。上徹青霄雲外。與諸仙同飲。鎮長春醉。虎嘯猿吟。碧桃香異風飄細。希奇。想人間難識這般滋味。姮娥奏樂。簫韶有仙音異。品自然清脆。遏住行雲。不敢飛空凝滯。好是波瀾澄湛。一溪香水。

此闋與諸詞比對。尤爲明顯。首二句。如前。與諸仙同飲二句增二字。若刪二字。卽與諸詞同。碧桃句比諸詞增一字。如石第二詞。希奇。亦二字句短韵。想人間句。增二字。若刪二字。卽與諸詞同。姮娥奏樂。爲下半闋起句。二句與諸詞同。品自然清脆句。減二字。遏住行雲二句。如前。末句好是之是字。是暗韵。如蔡詞之尾句十字。

蓬萊景第三

山染青螺。縹緲人間難涉。有珍珠光照射夜無休息。仙景無極。欲言時汝等何知。且修心欲游觀亦非大段容易。下俯浮生。尙自爭名逐利。豈不省來歲擾擾兵戈起。天慘雲愁。合時衰合如是。使我輩終日蓬萊下淚。

此闋首二句如前。仙景無極二句。如石第二詞。下俯浮生二句。爲下半闋起句。與諸詞同。天慘雲愁二句。如前。

勸人第四

再啓諸公。百歲還如電急。高名顯宦瞬息耳。泛水輕漚。霎那間難久立。燭燭當風裏。安能久之。速往芳峯。割愛休名避世。等功成須有上真相引指。放死求生。施良藥功無比。千萬記。此箇良方第一。

此闋首二句。泛水二句。速往二句。放死二句。均如前。當以速往芳峯。爲下半闋起句。

王母宮食蟠桃第五

方結實纍纍。翠枝交映。蟠桃顆顆仙味。真香美。遂命雙成。持靈刀割來餌。服一粒令我延壽萬歲。堪笑東方。便啓私心盜餌。使宮中仙伴互遞相尤殢。無奈雙成。向王母高陳之。遂指方偷了蟠桃是你。此闋翠枝交映二句如前。而搬第三句。增一字。以五字冠於首。三字句接翠枝二句下。搬移變幻仍是此調。遂命二句。堪笑二句。無奈二句。如前。

玉清宮第六

紫雲絳靄。高擁瑤砌。日光中無限部列。肅整天仙隊。又有殊音。欲舉聲還止。亦有清香飄世。玉鵞纏興。高上羣仙盡退。有瓊花如雪散漫飛空裏。玉女金童。捧丹文傳仙誨。撫諸仙早起。勞卿過耳。

此闋首二句。減二字。又有殊音二句。如石第一詞。玉駕二句。玉女二句。如前。

扶桑宮第七

光陰奇。扶桑宮裏。日月常晝。風物鮮明可愛。無陰晦。大帝頻鑑於瑤池。朱闌外乘鳳飛。教主開顏命醉。寶樂齊吹。盡是瓊枝天妓。每三杯。須用聖母親來揖。異果名花。幾千般香盈袂。意欲歸。却乘鸞車鳳翼。

此闋日月常晝二句如前。移第三句爲首句。無陰晦二句。每三杯二句。卽四字一句六字一句所破。寶樂二句。異果二句。如前。當以寶樂句。爲下半闋起句。

太清宮第八

顯煥明霞。萬丈祥雲高布。望仙官衣帶曳曳臨風砌。玉獸齊焚。滿高穹盤龍勢。大帝起。玉女金童徧侍。奉勅宣言。甚荷諸仙厚意。復回奏感恩頓首皆躬袂。奏畢還宮。尙依然雲霞密。奇更異。非我君何聞耳。

此闋首二句。如前。但布字不叶。疑有訛誤。玉獸二句。奉勅二句。奏畢二句。均如前。當以奉勅句爲下半闋起句。

歸第九

吾歸矣。仙宮久離。洞戶無人管之。專俟吾歸。欲要開金燧。千萬頻修已。言迄無忘之。哩囉哩。此去無由再至。事冗難言。爾輩須能自會。汝之言還便是如吾意。大抵方寸。平平無憂耳。雖欲改之。愁何畏。

此闋首四句如王母食蟠桃第五。將第三句分作二句。但以三字句冠首。四字句接仙宮久離二句下。仙宮二句。事冗二句。如前。大抵方寸二句。如石第二詞。但欲要開金燧三句。增字獨多。諸詞此處皆四字一句。六字一句。或四字一句。五字一句。此則增長化作五字三句耳。

萬紅友詞律載柳永洞仙歌三調。論云。此三調與洞仙歌全不相涉。而字句多有訛錯。難以訂定。且三調又是三樣。不知何故。余以大曲作法推求。則知此三調。皆係大曲中之一段。不足爲異也。萬氏未明乎此。必欲以前後闋比對而整齊之。極其迂拙也。

柳永洞仙歌

嘉景。況少年。彼此爭不雨沾雲惹。奈傅粉英俊。夢蘭品雅。金絲帳暖銀屏亞。並案枕輕偎輕倚綠嬌紅姹。算一笑百琲明珠非價。閒暇。每只向洞房深處。痛憐極寵。似覺些字輕孤。早恁背人淚灑。從來嬌縱多猜訝。更對翦香雲須要深心同寫。愛搘了雙眉索人重畫。忍負豔冶。斷不等閑輕捨。駕衾下。願長恁好天良夜。

以本詞後半闋。比對前半闋。金絲帳暖至明珠非價。與從來嬌縱至深心同寫。句法相同。誠如萬氏所說。須知此卽與東坡所賦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敘橫鬢亂。句調相同也。坡少二字。如趙長卿詞。分付天香與巖桂。向西風搖曳處。數千里知聞。金翠裏別有出羣標致。向西風二句共十一字。卽並案枕句十一字。知此句可增減也。洞仙歌慢詞。此句均不叶。大曲則叶。大曲平仄通叶。且與慢曲之叶。常有多寡不同。柳詞從大曲度爲慢曲耳。普通洞仙歌。亦從大曲度爲慢曲。但別是一編耳。故與柳詞不同。

柳永又一闋

佳景。留心憤。況年少彼此風情非淺。有笙歌巷陌。綺羅庭院。傾城巧笑如花面。恣雅態明眸回美盼。同心綰。算國豔仙材翻恨相逢晚。縫捲。洞房悄悄。繡被重重。夜永歡餘。共有海約山盟。記得翠雲偷翦。和鳴彩鳳于飛燕。聞柳徑花陰攜手徧。情眷戀。向其間密約輕憐事何限。忍聚散。況已結深深願。願人間天上。暮雲朝雨長相見。

萬氏云。此調只傾城至美盼。與後和鳴至手徧相似。餘亦前後參差。傾城句。似前一百十九字內金絲句。而起處佳景年少彼此字。亦似相同。然他處又別。不可比而同之耳。余按此詞實與前調相同。留心憤。憤字增二叶。況年少句。增一況字。恣雅態至心綰十一字。破作八字一句。三字一句。增一叶

。算國豔句。增一字。洞房悄悄三句。十二字。卽每只向十一字。增一字。破作三句。閒柳徑至事何限。如前半闋。忍聚散卽忍負豔冶。減一字。況已結句。卽斷不等句。願人間以下十二字。卽鴛衾下十二字。攢破句法不同耳。此正大曲之作法。但不同韻。非一曲耳。

柳永又一闋

乘興。閒泛蘭舟。渺渺煙波東去。淑氣散幽香。滿蕙蘭汀渚。綠蕪平曉。和風輕暖。曲岸垂楊。隱隱隔桃花塢。芳樹外閃閃酒旗遙舉。羈旅。漸入三吳風景。水村漁浦。閒思更遠神京。拋擲幽會小歡何處。不堪獨倚危樓。凝情西望日邊。繁華地歸程阻。空自嘆當時言約無據。傷心最苦。竚立對碧雲將暮。關河遠。怎奈向此時情緒。

萬氏云。或曰。綠蕪四字。對後不堪四字。和風四字。對後危樓四字。情字或是想字之說。曲岸四字。對後西望四字。隱隱隔三字豆。桃花塢三字句。對後繁華地歸程阻。芳對至遙舉。對後空自至無據。此說亦通。然前後亦不合也。余按不堪獨倚危樓。凝情西望日邊。拆爲四字句三句。實不可通。余謂此詞亦卽前調。乘興二字句。與前二闋嘉景佳景二字句相同。閒泛蘭舟二句十字。卽況年少十一字。減一字。留心憤十二字。減兩字。減一叶。而破爲二句耳。淑氣兩句。增一字。綠蕪至花塢十八字。不堪至程阻十八字。卽金絲至紅姹十八字。從來至同寫十八字。攢破之耳。慢詞前半闋四字三句。

後半闋攢作六字二句。此常見之例。固不必強使齊同。漸入至何處。卽每只至淚灑。只拋擲句。增二字耳。傷心至將暮。卽忍負至輕捨。只竚立句增一字耳。末闋河遠二句。與鴛衾下二句同。此闋攢破增減。正如法曲獻仙音與法曲第二。令讀者迷離不能辨認也。使以此闋與普通洞仙歌相比。遂無一句可合。正如以法曲第二。與曹勛法曲相比。亦不知其有相合處也。

太常引。歷代詩餘云。亦名太清引。史浩鄧峯真隱大曲。太清舞。太清歌云。

須臾卻有人相顧。把肴漿來聚。禮數旣雍容。更衣冠淳古。漁人方問此何鄉。衆顰眉皆能深訴。元是避嬴秦。共攜家來住。

破子云

游塵世。到仙鄉。喜君王躋治虞唐。文德格遐荒。四裔盡來王。干戈偃息歲豐穰。三萬里農商。歸去告穹蒼。錫聖壽無疆。

辛棄疾太常引云

仙機似欲織纖羅。髣髴度金梭。無奈玉纖何。卻彈作清商恨多。朱簾影裏。如花半面。絕勝隔簾歌。世路苦風波。且痛飲公無渡河。

以辛詞比對。調似相同。特辛詞有增字攢破耳。

*又按傾杯樂。宋史樂志云。因舊曲造新聲。凡入二十七調。柳永詞。凡八闋。一闋入仙呂宮調。二闋入大石調。二闋入林鍾商調。一闋入黃鍾羽調。二闋入散水調。宮調不同者。句調因亦不同。無足訝異。其散水調二闋。句調字數相同。其大石調二闋。林鍾商調二闋。則在一調內。句法字數不同。其故何耶。余向以爲傾杯樂。僅爲慢詞。今見歲時廣記。載有傾杯序。始悟傾杯樂。亦有大曲。是柳詞二闋在一宮調而不同之故。乃大曲之兩偏。其二闋仍無由比對。尋其增減攢破之迹。當是有排偏攢偏入破之不同。茲將傾盃序列後。

昔有王孫。冠世文章。嘗隨舊遊江渚。偶爾停舟寓目。遙望江祠。依依陌上閒步。恭詣殿砌。稽首瞻仰。返同歸路。遇老叟坐於釣石。貌純古。因語曰。子非王勃是致。生驚詢之。片餉方悟。子有清才。幸對滕王高閣。可作當年詞賦。汝但上舟休廬。迢迢仗清風去。到筵中下筆華麗如神助。會俊侶。面如玉。大夫久坐覺生怒。報云落霞。並飛孤鷺。秋水長天。一色澄素。閣公竦然。復坐華筵。次詩引序。道鳴鸞佩玉鏘鏘罷歌舞。棟雲飛。過南浦。暮簾捲向西山雨。閑雲潭影。淡淡悠悠。物換星移。幾度寒暑。閣中帝子。悄悄垂名。在於何處。算長江儼然自東去。

沈瀛竹齋詞後。附有野庵曲。醉鄉曲。駐馬聽。風入松四曲。細勘野庵曲。九段一韵。文辭連絡。是一曲。其醉鄉曲駐馬聽風入松三曲一韵。文辭一氣。似非三曲。茲列於下。

醉鄉曲

說與賢。瞞這驅殼。安能久仗憑。幸尊中有酒澆磊塊。先交神氣平。醉鄉道路無他徑。任陶陶現出真如性。沒閑惱。沒閑爭。也能使情懷長似春。也能使飄然逸氣如雲。饒君萬劫修功行。又爭如一盞。天真。這些兒休放過。且重斟。

駐馬聽

人都道四者難并。也由在人心。煩惱歡喜元無定。姦峭底自能稱停。你待前面怎那。且隨任咱分。自家有後自未奔。枉勞人方寸。眼前推辭怎那。知他人也心悶。

風入松

金榜初登。綺閣朱樓對娉婷。軟紅塵有人相等歸來寢。立功名。油蓋擁著一書生。開宴處笙歌頻奏聲。眼前光景。人生如意享歡榮。得酒娛情。沒事漢。清閒人。任自由毀譽利害不上心。恣閒吟。登山玩水且閑行。來主他風花雪月盟。相逢道友。握手閑語百事真。得酒忘情。

按醉鄉曲。當是曲之總名。其下用駐馬聽。風入松。已似元曲雜劇之連套。曲家謂由大曲變爲北曲。始於金董解元西廂記。不知沈瀛此曲。已開先例也。宋法曲大曲可考者。不過數篇。曾布北宋人。曹勛史浩董穎洪邁皆北宋人入南宋者。邁所記惜奴嬌。且云爲紹興九年。張淵道侍郎。家居無錫南禪寺

。其女請大仙。忽書曰。九華天仙降。問爲誰。曰。世所謂巫山神女者是也。賦惜奴嬌九闋。則其曲亦紹興初人所作。而託之乩筆者。其人亦必北宋人入南宋者。沈瀛爲紹興三十年進士。仕四十年。繙於王官。再入郡三佐帥幕。其人確是南宋人。而沈瀛前。未見有如此曲之例者。輟耕錄。稱董解元爲金章宗時人。毛西河言董解元爲金章宗學士。章宗大定元年。當宋高宗三十一年。是沈瀛稍前於董解元矣。

又按此曲第一段。初未識爲何調。惟與最高樓調略相似。茲錄辛棄疾最高樓詞一闋於後。以資比對。
長安道。投老倦遊歸。七十古來稀。藕花雨溼前湖夜。桂花風澹小山時。怎消除。須帶酒。更吟詩。
也莫向竹邊孤負雪。也莫向柳邊孤負月。閑過了總成癡。種花事業無人問。對花情味只天知。笑山中。
雲出早。鳥歸遲。

沈詞首句說與賢三字同。第二句瞞這驅殼。瞞字頗費解。較辛詞少一字。第三句同。幸尊中句。卽藕花句。多一字。先交句。增出五字句。醉鄉句。卽桂花句。任陶陶。卽怎消除。現出真如性。沒閒爭。卽須帶酒二句。增二字。也能使二句。卽也莫向二句。下句增一字。閑過了句。增出六字一句。卽君二句。卽種花二句。下句增一字。這些兒九字。卽笑山中九字。如此比對。沈詞或卽最高樓調也。
駐馬聽風入松二調。則與慢詞比對。皆無相合處。而元曲之駐馬聽風入松。亦不能合。未知何故。

宋詞選釋

歐陽修六一詞

階青俞陸雲

浣溪沙

湖上朱橋響畫輪。溶溶春水浸春雲。碧琉璃滑淨無塵。
當路游絲繁醉客。隔花啼鳥喚行人。日斜歸去奈何春。

上闋。寫水畔春光明媚。風景宛然。下闋。言嬉春之醉客行人。營營擾擾。而游絲啼鳥。復作意撩人。
○在冷眼觀之。徒嘆奈何。惟有日斜歸去耳。

阮郎歸

南園春半踏青時。風和聞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長胡蝶飛。
花露重。草烟低。人家簾幕垂。秋千慵困解羅衣。畫堂雙燕棲。

先寫春半之景。後言春晝之人。但言日長人倦。秋千二句。不着歡愁。風情自見。

青玉案

一年春事都來幾。早過了。三之二。綠暗紅嫣渾可憐。綠楊庭院。暖風簾幙。有箇人憔悴。買花載酒

長安市。又爭似家山見桃李。不枉東風吹客淚。相思難表。夢魂無據。惟有歸來是。

綠楊三句。先敍懷人。下闋言歸思。相思二句。卽申明此兩意。言懷人旣難表示。家山又魂夢無憑。惟有速整歸裝。勿長使春風吹淚也。

踏莎行

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熏風暖搖征轡。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闌倚。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唐宋人詩詞中。送別懷人者。或從居者着想。或從行者着想。能言情婉摯。便稱佳構。此詞則兩面兼寫。前半首言征人駐馬回頭。愈行愈遠。如春水迢迢。卻望長亭。已隔萬重雲樹。後半首爲送行者設想。倚闌凝睇。心倒腸迴。望青山無際。遙想斜日鞭絲。當已出青山之外。如鴛鴦之烟島分飛。互相回首也。以章法論。候館溪橋。言行人所經歷。柔腸粉淚。言思婦之傷懷。情同而境判。前後闊之章法井然。

蝶戀花

幾日行雲何處去。忘了歸來。不道春將暮。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來時。陌上相逢否。撩亂春愁如柳絮。依依夢裏無尋處。

起筆託想空靈。欲問伊人蹤迹。如行雲之在天際。春光已暮。而留滯忘歸。况當寒食佳辰。極天花草。香車所駐。從何處追尋。前半首專寫離人。後半首乃言已之情思。孤客憑闌。無由通訊。陌上歸來燕子。或曾見芳蹤。永叔洛陽春詞。拭淚問歸鴻。來處逢郎否。與此詞皆無聊之託思。結句言。贏得愁緒滿懷。亂如柳絮。而入夢依依。茫無尋處。是絮是身。是愁是夢。一片迷離。詞家妙境。

玉樓春

妖冶風情天與措。清瘦肌膚冰雪妒。百年心事一宵同。愁聽雞聲窗外度。信阻青禽雲雨暮。海月空驚人兩處。強將離恨倚江樓。江水不能流恨去。

此詞未見新警。而爲時人傳誦。司馬猶妾本錢唐江上住詞。毛澤民淚溼闌干花著露詞。草堂詩餘云。此二詞皆祖六一翁玉樓春詞意。

浣溪沙

堤上游人逐畫船。拍闌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白髮戴花君莫笑。六么催拍盞頻傳。人生何處似尊前。

侯鈞錄云。永叔浣溪沙詞。堤上游人逐畫船三句。皆絕妙。綠楊樓外出秋千之出字。是後人着意道不到處。黃魯直云。六一翁曲子。余所見及百首。或謂音律小有不諧。余謂如浣溪沙詞。橫放傑出。是

曲子中縛不住者。

采桑子

輕舟短棹西湖好。綠水逶迤。芳草長堤。隱隱笙歌處處隨。無風水面琉璃滑。不覺船移。微動漣漪。
驚起沙禽掠岸飛。

下闋四句。極肖湖上行舟。波平如鏡之狀。不覺船移四字。下語尤妙。

前調

畫船載酒西湖好。急管繁絃。玉琰催傳。穩泛平波任醉眠。行雲卻在行舟下。空水澄鮮。俯仰留連。
疑是湖中別有天。

湖水澄澈時。如在鏡中。雲影天光。上下一色。行雲數語。能道出之。

前調

羣芳過後西湖好。狼藉殘紅。飛絮濛濛。垂柳闌干盡日風。笙歌散後游人去。始覺春空。垂下簾櫳。
雙燕歸來細雨中。

西湖在宋時。堤上香車。湖中畫舸。極游觀之盛。此詞獨寫靜境。別有意味。

前調

平生爲愛西湖好。來擁朱輪。富貴浮雲。俯仰流年二十春。歸來恰似遼東鶴。城郭人民。觸目皆新。誰識當年舊主人。

西湖經兵火後。同光間始漸興復。其後漸有歐式樓宇。近年錢塘湧金清波三門。夷爲平地。隄橋亦改舊觀。回憶六十年前。真有令威歸鶴之感。六一翁當北宋全盛時。何亦有此感耶。

蝶戀花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烟。簾幙無重數。玉勒雕鞍游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

此詞簾深樓迥。及亂紅飛過等句。殆有寄託。不僅送春也。或見陽春集。李易安定爲六一詞。易安云。此詞余極愛之。作庭院深深數首。其聲即舊臨江仙也。

前調

誰道閑情拋棄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裏朱顏瘦。河畔青蕪堤上柳。爲問新愁。何事年年有。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

詞家每先言景。後言情。此詞先情後景。結末二句。寓情於景。彌覺風致夷猶。此調舊刻二十二首。多他稿誤入。有李中主詞。陽春集。珠玉詞。樂章集。汲古閣刻本。爲刪定之。今從毛刻。

漁家傲

十月小春梅葉綻。紅爐畫閣新裝遍。錦帳佳人貪睡緩。羞起晚。玉壺一夜冰澌滿。樓上四垂簾不捲。天寒山色偏宜遠。風急雁行吹字斷。紅日短。江天雪意雲撩亂。

後闋狀江山寒色。足當清遠二字。此調舊刻凡三十二首。以珠玉詞摄入。汲古閣定爲三十首。此首最爲擅勝。

臨江仙

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倚處。待得月華生。燕子飛來窺畫棟。玉鉤垂下簾旌。涼波不動簟紋平。水晶雙枕。旁有墮釵橫。

後三句善寫麗情。未乖貞則。自是雅奏。

浪淘沙

把酒祝東風。且共從容。垂楊紫陌洛城東。總是當時攜手處。遊遍芳叢。聚散苦匆匆。此恨無窮。今年花勝去年紅。可惜明年花更好。知與誰同。

因惜花而懷友。前歎寂寂。後會悠悠。至情語以一氣揮寫。可謂深情如水。行氣如虹矣。

秦觀淮海詞

風流子

東風吹碧草。年華換、行客老滄洲。見梅吐舊英。柳搖新綠。惱人春色。還上枝頭。寸心亂。北隨雲黯黯。東逐水悠悠。斜日半山。暝烟兩岸。數聲橫笛。一葉扁舟。青門同攜手。前歡記、渾如夢裏揚州。誰念斷腸南陌。回首西樓。算天長地久。有時有盡。奈何綿綿。此恨無休。擬待情人說與。生怕伊愁。

有寸心亂三句。極寫離愁之無限。以下之斜日暝烟四疊句。逐一氣奔赴。更覺力量深厚。下闋。天長地久四句。雖點化樂天長歌。而以情人說與句融納之。便運古入化。彌見情深。

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念柳外青驄別後。水邊紅袂分時。悽然暗驚。無端天與娉婷。夜月一簾幽夢。春風十里柔情。怎奈何、歡娛漸隨流水。素絃聲斷。翠綃香減。那堪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消凝。黃鸝又啼數聲。

結句清婉。乃少游本色。起筆三句。獨用重筆。便能振起全篇。

浣溪沙

青杏園林煮酒香。佳人初試薄羅裳。柳絲搖曳燕飛忙。乍雨乍晴花易老。閑愁閑悶日偏長。爲誰消瘦

減容光。

前半雖未見精湛。後三句則純以輕筆寫幽懷。若風拂柳絲。曼綠柔姿。留人顧盼。差近五代風格。

滿庭芳

晚色雲開。春隨人意。驟雨方過還晴。古臺芳榭。飛燕蹴紅英。舞困榆錢自落。秋千外綠水橋平。東風裏。朱門映柳。低按小秦箏。多情。行樂處。珠鈿翠蓋。玉轡紅纓。漸酒空金榼。花困蓬瀛。豆蔻梢頭舊恨。十年夢屈指堪驚。凭闌久。疏烟淡日。寂寞下蕪城。

前寫景。後言情。流利輕圓。是其制勝處。

金明池

瓊苑金池。青門紫陌。似雪楊花滿路。雲日淡、天低晝永。過三點兩點細雨。好花枝半出牆頭。似悵望芳草王孫何處。更水繞人家。橋當門巷。燕燕鶯鶯飛舞。怎得東君長爲主。把綠鬢朱顏。一時留住。佳人唱金衣莫惜。才子倒玉山休訴。况春來倍覺傷心。念故國情多。新年愁苦。縱寶馬嘶風。紅塵拂面。也別尋芳歸去。

金明池。在長安東門外。爲春日裙屐踏青之地。烟波浩渺。弋人每於此獲鳧雁。上闋紀水邊風物。花枝二句。景中帶情。下闋寶馬紅塵。仍承上春遊之意。人樂而我悲。所思不見。惟惆悵獨歸耳。

鷓鴣天

枝上流鶯和淚聞。新啼痕間舊啼痕。一春魚鳥無消息。千里關山勞夢魂。無一語。對芳樽。安排腸斷到黃昏。甫能炙得燈兒了。雨打梨花深閉門。

古今詞話。極賞此詞。謂形容愁怨之意最工。結筆二句。頗有言外之意。

千秋歲

柳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疏酒瑩。離別寬衣帶。人不見。碧雲暮合空相對。憶昔西池會。鵝鷺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裏朱顏改。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

冷齋夜話云。少游此詞。詠歌之想。其神情在絳闕道山之間。余和其韻。后山詩話云。世以此詞愁如海爲新奇。不知李後主。已有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句。但以江爲海耳。夏閨庵云。此詞以愁如海一語生色。全體皆振。乃所謂警句也。如玉田所舉諸句。能似此者甚罕。少游歿於藤州。山谷過其地。追和此調以弔之。

鵠橋仙

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雲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鵠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草堂詩餘評云。七夕歌。以雙星會少別多爲恨。少游此詞。謂兩情若久。不在朝朝暮暮。所謂化臭腐爲神奇。甯不醒人心目。夏閨庵云。七夕詞最難作。宋人賦此者。佳作極少。惟少游一詞可觀。晏小山蝶戀花賦七夕。尤佳。

水龍吟
妓

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縠雕鞍驟。疏簾半捲。單衣初試。清明時候。破爛輕風。弄晴微雨。欲無還有。
賣花聲過盡。垂楊院落。紅成陣。飛鴛鷺。玉珮丁東別後。悵佳期參差難又。名纏利鎖。天還知道。
和天也瘦。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舊時皓月。照人依舊。

原題但言贈妓。高齋詩話曰。少游在蔡州。與營妓婁婉字東玉者甚密。贈以水龍吟詞云。此詞上闋破
爛輕風七句。雖純以輕婉之筆寫春景。而觀其下闋。則花香簾影中。有傷春人在也。

南歌子

玉漏迢迢盡。銀河淡淡橫。夢回宿酒未全醒。已被隣雞催起怕天明。臂上妝猶在。襟間淚尚盈。水邊
燈火漸人行。天外一鉤殘月帶三星。

此詞與清真蝶戀花詞相似。隣雞催起句。有清真侵曉惜別之意。燈火行人句。有清真露寒人遠之意。
但情景真切。視清真尙隔一塵耳。高齋詩話云。詞爲贈妓陶心兒。故末句殘月三星。借喻心字也。

畫堂春

東風吹柳日初長。雨餘芳草斜陽。杏花零落燕泥香。睡損紅妝。香篆暗消鸞鳳。畫屏繁繞瀟湘。暮寒輕透薄羅裳。無限思量。

古今詞話云。少游芳草杏花二句。善於賦景物。香篆畫屏二句。便含蓄無限思量之意。此其有感而作也。

菩薩蠻

蛩聲泣露驚秋枕。羅帷淚溼鴛鴦錦。獨臥玉肌涼。殘更與恨長。秋風翻翠幔。雨灑燈花暗。畢竟不成眠。鶲啼金井寒。

清麗爲鄰。且餘韵不盡。頗近五代詞意。

踏莎行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並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

冷齋夜話云。少游到郴州。作此詞。東坡絕愛其尾二句。自喜於扇曰。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范元賓詩眼云。淮海詞。杜鵑聲裏斜陽暮。山谷曰。此詞高絕。但既云斜陽。又云暮。即重出也。欲改斜

陽二字。然難得好字。當徐思之。

江城子

西城楊柳弄春柔。動離憂。淚難收。猶記多情曾爲繫歸舟。碧野朱橋當日事。人不見。水空流。韶華
不爲少年留。恨悠悠。幾時休。飛絮落花時候一登樓。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

結尾二句。與李後主之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徐師川之門外重重疊疊山。遮不斷愁來路。皆言愁之極致。

點絳脣 桃源

醉漾輕舟。信流引到花深處。塵緣相誤。無計花間住。烟水茫茫。回首斜陽暮。山無數。亂紅如雨。
不記來時路。

作此題槩括本意。凡手皆能。此詞擅勝處。在筆輕而韻秀。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

滿庭芳

山抹微雲。天粘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聊共引離樽。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烟靄紛紛。斜陽
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消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漫贏得青樓。薄倖名存。此去何
時見也。襟袖上空惹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

起三句寫涼秋風物。一片蕭颯之音。已隱含離思。四五句敍明停鞭餞別。此後若接寫別離。便落恆徑。作者用拓宕之筆。追懷往事。局勢振起。且不涉兒女語。而託之蓬島烟雲。尤見超逸。寒鴉外三句。傳神縹渺。向推雋詠。下闋純序離情。結筆返棹歸來。登城遙望征帆。已隔數重烟浦。闌珊燈火。祇益人悲耳。

望海潮 廣陵懷古

星分牛斗。疆連淮海。揚州萬井提封。花發路香。鶯啼人起。珠簾十里春風。豪俊氣如虹。曳照春金紫。飛蓋相從。巷入垂楊。畫橋南北翠烟中。追思故國繁雄。有迷樓挂斗。月觀橫空。紋錦製帆。明珠濺雨。審論雀馬魚龍。往事逐孤鴻。但亂雲流水。繁帶離宮。最好揮毫珠玉。一飲拚千鍾。

首言州郡之雄壯。提挈全篇。次言途中之富麗。人物之豪俊。次乃及游賞歸來。垂楊門巷。畫橋碧陰。言居處之妍華。層層寫出。如身到綠楊城郭。下闋言追懷煬帝時。其繁雄尤過於今日。迷樓珠障。極侈泰之娛。而物換星移。勝有亂雲流水。與唐人過隋故宮詩。晚來風起花如雪。飛入宮牆不見人。及閃閃殘螢猶得意。夜深來往豆花叢。其感歎相似。

前調 洛陽懷古

梅英疏淡。冰澌溶洩。東風暗換年華。金谷俊遊。銅駝巷陌。新晴細履平沙。長記誤隨車。正絮翻蝶舞。

。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亂分春色到人家。西園夜飲鳴笳。有華燈礙月。飛蓋妨花。蘭苑未空。行人漸老。重來事事堪嗟。烟暝酒旆斜。但倚樓極目。時見栖鴉。無奈歸心。暗隨流水到天涯。

前段紀昔日游觀之事。轉頭處。西園三句。極寫燈火車騎之盛。惟其先用重筆。故重來感舊。倍覺淒清。後段真氣流轉。不下於廣陵懷古之作。

如夢令

門外鴉啼楊柳。春色着人如酒。睡起熨沈香。玉腕不勝金斗。消瘦消瘦。還是褪花時候。

前調

遙夜沈沈如水。風緊驛亭深閉。夢破鼠窺燈。霜送曉寒侵被。無寐無寐。門外馬嘶人起。

前調

幽夢匆匆破後。妝粉亂紅沾袖。遙想酒醒來。無奈玉消花瘦。回首落英無限。腸斷腸斷。人共楚天俱遠。

前調

樓外殘陽紅滿。春入柳條將半。桃李不禁風。回首落英無限。腸斷腸斷。人共楚天俱遠。

前調

鶯鶯啄花紅溜。燕尾點波綠皺。指冷玉笙寒。吹徹小梅春透。依舊依舊。人與綠楊俱瘦。

此五首。細審之當是一事。皆紀別之作。第一首。總述春暮懷人。次首。追敍欲別之時。馬嘶人起。言送別也。三首。繞岸夕陽。言別後也。四首。楚天人遠。言遠去也。與集中南歌子詞。由曉別而遠去。次第寫出。大致相似。但此分爲數首耳。五首。句最工麗。結處綠楊俱瘦。與首章春暮懷人。前後相應。

浣溪沙

漠漠輕寒上小樓。曉陰無賴似窮秋。淡烟流水畫屏幽。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寶簾閑挂小銀鈎。

清婉而有餘韵。是其擅長處。此調凡五首。此首最勝。

減字木蘭花

天涯舊恨。獨自淒涼人不問。欲見迴腸。斷盡金爐小篆香。黛蛾長斂。任是東風吹不轉。獨倚危樓。過盡飛鴻字字愁。

迴腸二句。及黛蛾二句。尋常之意。以曲折之筆寫出。便生新致。結句。含蘊有情。

尊前集校記 歸安朱氏彊村叢書本 毛本分上下卷

如皋 冒廣生 欚齋

明 皇

好時光

體紅香 開元軼事紅作猶

昭 宗

巫山一段雲 全唐詞無上幸蜀宮人留題寶雞驛壁十

一字

又 毛本無又字下同

莊 宗

陽臺夢

金泥縫 北夢瑣言縫作鳳又云舊本有鳳字爲縫字

者

歌頭 此詞有訛字除此首外無他首可校尋其聲響實

則六州歌頭以四首五絕爲本體以三字一句爲本腔
讀者以意逆志可得也又全詞分詠春夏秋冬應分四
偏本極明顯自來皆作兩偏誤也詳余所撰詞律糾繆
遂寫於此以質當世

賞芳春緩風飄笛鶯啼 緑樹輕煙籠晚閣杏桃紅開繁
萼 繞和殿禁柳千行斜金絲絡

夏雲多奇峯如削紈扇動微涼輕綃薄梅雨霽火雲爍

障水檻永日逃煩暑泛觥酌

露華濃冷高梧影萬葉一霎晚風蟬聲新雨歇惜惜此光

陰如流水東籬菊殘時歎蕭索

繁陰積歲時莫景難留不覺朱顏失卻好容光旦旦須呼

賓友西園長宵讌雲謠歌皓齒且行樂

第三四偏水字讌字應叶此當五絕之第三句叶與不

叶均可第四偏換頭三三起減次句一字然好容光三
字以文義言應在朱顏句上疑本作莫景難留繁陰歲

時積好容光不覺朱顏失却以改易太多姑仍之若讀

作賞芳春煖風飄笛鶯啼綠樹輕煙籠晚閣杏桃紅開繁

萼籜和殿禁柳千行斜金絲絡一夏雲多奇峯如削紈扇

動微涼輕綃薄梅雨霽火雲爍臨水檻永日逃繁暑泛觥

酌二露華淒冷高梧彫萬葉一霎晚風蟬聲新雨歇惜惜此

光陰如流水東籬菊殘時嘆蕭索三繁陰積歲時莫景

難留不覺朱顏失却好容光旦旦須呼賓友西園長宵讌雲

謠歌皓齒且行樂四三字爲句尤合伊涼甘石氏渭諸

州羌人天籟也歷代詩餘改惜惜作暗惜旦旦原作且

且此依歷代詩餘改吾終疑且且須三字皆衍文蓋涉
下文且行樂致誤也

旦旦金唐詞作且且毛本同

憶仙姿毛注卽如夢令之祖也草堂別集調作如夢令
題作閨情全唐詞調亦作如夢令

清歌舞鳳草堂別集作舞鸞歌鳳下注一作鶴詞統

亦作舞鸞歌鳳

欲別時草堂別集作別伊時詞統全唐詞並同

李王

一斛珠草堂別集作詠佳人口

曉妝花間作晚妝草堂別集曉下注一作晚誤

子夜毛注卽菩薩蠻全唐詞調作菩薩蠻粹編有歌字

末注又一闋云尋春須是陽春早看花莫待花枝老惜

後不全

更漏子 花間作溫飛卿詞全唐詞同

還是 花間是作似全唐詞同

夜來 花間夜作覺全唐詞同

浣溪沙 花間調作山花子耆舊續聞同云元宗手寫賜

金陵妓王感化詞草堂作李景全唐詞作嗣主環調作

攤破浣溪沙

真珠 花間作珠簾花庵同草堂引溫叟詩話云真珠

改珠簾非知音

眉頭 毛本作重樓花間花庵草堂全唐詞耆舊續聞

並同

誰是主 花間是作似

三楚 花間作三峽花庵草堂全唐詞耆舊續聞並同

虞美人

草堂題作感舊

秋葉 花間作秋月粹編草堂全唐詞並同

依然 花間作應猶花庵粹編草堂全唐詞並同

不知都有 花間作問君還有花庵草堂並同粹編作

問君都有全唐詞樂府紀聞並作問君能有

恰是 花間是作似花庵草堂全唐詞樂府紀聞並同

李白

連理枝黃鍾宮 宋史樂志琵琶曲蕤賓調全唐詞分作兩

首案此與杜牧八六子和凝麥秀兩歧尹鶴金浮圖秋
夜月李珣中興樂疑皆贊作明人通行惟花間草堂兩
集諸詞兩集均不載不知顧氏從何處得來唐五代尙
無此長調稍知學術源流者當能辨之

似遠 毛本遠作遙全唐詞同

清平樂 花間調作清平樂令花庵同題作翰林應制草

堂別集題作宮詞下注應制

笑得 花間作消得花庵草堂別集同

又

清夜

花間作秋夜花庵草堂別集全唐詞同

蘭麝

花間花庵並作沈麝草堂別集同下注一作蘭

宸衷

花間作宸遊草堂別集同

又

花庵云呂鶴遏雲集載應制詞四首以後二首無清

逸氣韻疑非太白所作王世貞四部稿亦云太白清平

調本三絕句而已不應復有詞

菩薩蠻

此韋莊詞兩首合作一首全唐詞收入韋莊分

二首

盡道 花間作盡說花庵全唐詞同

空斷腸 花間空作須花庵全唐詞並同

繡屏 花庵作翠屏全唐詞同

又

玉塔 花間作闌干草堂同花庵作玉梯粹編同

回程 花間作歸程花庵粹編草堂全唐詞湘山野錄

並同

接短亭 花間接作更粹編草堂全唐詞湘山野錄並

同花庵作連

又 此宋人陳以莊詞全唐詞不收

清平調 花間作清平調辭花庵同

會向 花間作定向花庵同

又

紅豔 全唐詩紅下注集作纏

常得 花間作長得花庵同

解得 花間作解釋花庵同

無限恨 花間恨作意花庵同

韋應物

調笑

跑沙咆雪 全唐詩作咆沙跑雪

又

江南塞北 古今詞話作塞北江南全唐詩同

三臺

來日 全唐詞作明日

又

水藻 全唐詩作始綠

門巷 毛本作衡門全唐詞同全唐詩作門閣

王建

宮中三臺 毛注亦名翠華引花間調作三臺令花庵同

苑裏 全唐詩作園裏

赭袍 花間作赭黃花庵粹編並同全唐詩作柘袍全

唐詞同下注一作黃

尊前集校記

又 花庵作三臺令粹編同

草綠 全唐詩作草色下注一作綠

千秋 全唐詩作千年下注一作秋

江南三臺

池邊少婦 全唐詩作橋邊小婦小下注一作少

市裏 全唐詩市作城下注一作市

三年 全唐詩三下注集作二

又

臺邊 全唐詩臺作湖下注一作臺

三湘 全唐詩湘下注集作湘江

又

道上 全唐詩道作岸下注一作道

暮愁 全唐詩下注一作恨

七七

鬪身強健且爲全唐詩門作聞下注一作門強下注
一作康且下注一作早

能得全唐詩下注一作不知

宮中調笑 花間調作古調笑花庵同全唐詞作調笑令
病來 花間作並來全唐詞同

又

金枝 花間作花枝花庵粹編全唐詩並同

又 暗舞 花庵暗誤睹
已舊 粹編作依舊全唐詞同

又

白沙 毛本白誤向
夜飛 花間作夜來花庵同

杜牧

八六子 此調除詞律收牧及秦觀楊縉李演晁補之五首外尙有柳永王沂孫各一首各詞雖增減不同叶韻各異大體尙不難劃一其分偏依各家均當在衾字下此在局字下誤也局字是暗韻從鳳帳至輦路三句平列不能切斷全唐詞誤同長信信字以仄韻叶此處各家均叶王詞且藏有短韻但無論從衾字或不從衾字分偏終無法使前後偏同疑此爲大曲之一偏其以八六子名者以詞中山色凝翠沈沈夜雨冷滴芭蕉念字櫻驚斷紅窗好夢龍煙細飄繡衾辭恩久歸長信此下四四破作六六者非正格望處金輿漸遠何時綵仗重臨梧桐又移翠陰有八個六字句也此唐以後詞杜牧時尙無如此長調與詞苑載宣和間掘地得唐無名氏後庭宴詞石刻唐詞紀載防河卒濬汴日得唐無名氏魚遊春水詞石刻同爲依託

劉禹錫

楊柳枝 全唐詞不載此十首皆入詩

南陌春草時 全唐詩草作早

鳳閣相輝映 全唐詩相作柳下注集作相

金谷城東 全唐詩東下注集作中

花萼長街裏 全唐詩長作上下注一作長

行宮數株殘柳 全唐詩株作枝下注一作株殘下注應

作枝楊

晚來風起 全唐詩晚下注一作昨起下注集作曉

青門青門 全唐詩青下注一作東

城外吹酒旗 全唐詩吹作滿下注集作吹

輕盈占年華 全唐詩年作春

絮飛 全唐詩飛下注集作花

落人家 全唐詩人作誰

揚子猶有 全唐詩有下注集作是
江頭

竹枝 全唐詞不載此十首皆入詩

山桃拍山流 全唐詩山作江下注一作山
紅花

江上江上 毛本江作溪

春來 花間春來作朱樓全唐詩同

日出憑寄 全唐詩憑下注一作欲
三竿

住在 花間住作家全唐詩同

瞿塘此中 全唐詩中下注集作人言
嘈嘈

城西不能摧 全唐詩摧下注集作催
門前

懊惱 全唐詩惱下注集作恨

楊柳無晴還有晴 全唐詩無晴作無情下注一作晴還
青青

下注集作却有晴作有情下注一作晴

紇那曲 毛本有二首二字

同郎 全唐詩同作周下注一作同

聽唱 毛本唱下注一作徹

憶江南 純編作夢江南全唐詩題作和樂天春詞依憶

江南曲拍爲句

獨坐 全唐詩坐作笑

浪淘沙 全唐詞不載此九首皆入詩

浪淘沙 洛水橋邊輕淺 全唐詩輕下注一作清

見瓊沙 全唐詩沙作砂

鶯鶯頭此首 全唐詩注一作張籍詩

江邊定晚霞 漢錦江邊定晚霞 全唐詩定作正

日照澄洲淘金 澄洲淘金 全唐詩金下注一作沙

莫道寒沙 謂言寒沙 全唐詩沙作狂

瀟湘神 全唐詩作清湘詞

至今秋 全唐詩秋作愁

若問 全唐詩若作君

露中愁 全唐詩露作雨下注一作露愁作秋

班竹枝 欲聽 全唐詩聽作聞

拋球樂

五色 全唐詩色作綵

春早見君莫遠 全唐詩君下注一作更遠作辭

花枝楊柳枝 全唐詞不載此二首皆入詩

輕黃淺綠 全唐詩作淺黃輕綠毛本同

便被 全唐詩便作更

(未完待續)

陳海納先生之詞學

龍沐勳

一 海納先生之身世與交游

「雕蟲手。千古亦才難。新拜海南爲上將。試要臨桂角中原。來者孰登壇。」（彊邨語業卷三望江南）此二十年前先師朱彊邨先生題海納詞之作也。其敍云。「新會陳述叔。臨桂況夔笙。並世兩雄。無與抗手。」自斯論一出。而海納詞名。遂震耀海內。彊邨先生旣爲商訂詞稿。初用仿宋聚珍版。於癸亥秋。代爲印布。其後復輯一時朋好。嘉興沈子培（曾植）、祥符裴韻珊（維安）、咸陽李孟符（岳瑞）、揭陽曾剛甫（習經）、江陰夏閏枝（孫桐）、吳曹君直（元忠）、錢塘張孟劬（爾田）、海寧王靜安（國維）、慈谿馮君木（升）、蘄水陳仁先（曾壽）、諸先生之詞。爲滄海遺音集。而述叔先生之海納詞二卷。亦在其中。雕版尙未畢工。而彊邨先生下世。予承遺命。復賴各方友好之贊助。爲續成之。行世亦逾十稔矣。彊邨先生晚歲居滬。於並世詞流中最爲推挹者。厥惟述叔仁先兩先生。而述叔居嶺南。仁先居天津。不獲時時會合。故寄懷之作。亦以二氏爲獨多。彊邨語業卷三。有「丹鳳吟」寄懷陳述叔嶺南云。

俊賞霜花映譜。韻起孤弦。秋蓬書客。蘭荃盈抱。宜稱賦情南國。歌成鬢改。老懷慵問。度厄鶯花。

招人蘿薜。自著閒身句裏。未忍傷春。春去留淚沾臆。卻遣天涯悵望。暮雲頓合無盡碧。袖底瑤華滿。晦鷄鳴風雨。心素能惜。滄洲期在。落月照梁顏色。蔓草王風身世感。共低垂頭白。幾時把臂。迎夢江路識。

此詞作於代刊詞集之後。未曾識面之前。聲氣之求。神交之雅。溢乎楮墨。其後述叔先生自粵北游。彊邨先生廣爲揚譽。徧邀寓滬詞人墨客。大會於福州路之杏花樓。予時方居真如。教授暨南大學。彊邨先生折簡相招。有「嶺表大詞家陳海綃翁遠來。不可不一見」之語。予因得陪末座。初識述叔先生。徒以不諳粵語。但見其神寒骨重。肅然益增欽挹而已。聞之彊邨先生。述叔先生生平耿介。晚景亦良不佳。因爲介於中山大學國學系主任古層冰君（直）。聘任詞學講席。時述叔先生尙未與彊邨先生謀面也。述叔先生之北游。蓋在彊邨先生下世之前一歲。語業卷三手稿之最後一闋。爲應天長。（尙有絕筆鷓鴣天辛未長至口占一闋。爲以片紙就枕上書之者。）題云。「海綃翁客秋北來。坐我思悲閣談詞。流連浹旬。吳湖帆爲作圖餞別。翁示新章。借其起句答之。」詞云。

王風蔓草。歧路亂花。萍蓬逝水遲合。老去庾郎蕭瑟。相思素箋疊。哀時意。慳問答。漫料理曼吟囊篋。夢回處。一笑南雲。卷送帆葉。同抱歲寒心。舊賞新歡。絃外最清發。作弄斷鴻蹤跡。涼風動天末。芳馨在。雙醉頰。悄未隔美人明月。待飛箋、共醉前修。隨分閒業。

彊邨先生病中之念念不忘於海納翁者如此。真覺古道照人。迄今重誦此詞。猶令人增友朋之重。述叔先生亦感深知已。事事關心。集中懷念彊邨先生之作。竟至七八闋之多。如海納詞卷二。有「丹鳳吟」
春日懷彊邨先生灑上云。

掩戶千紅如海。聽雨高樓。愁鵠南國。吟壺光小。燈颺夜來風色。滄波自遠。夢回何處。雁斷猶聞。
雲飛無極。試醒登臨望眼。倦枕天涯。危檻還凭西北。載酒十年故地。去來漫憶人事隔。悵恨佳期
晚。但無多芳草。須傍蘭澤。東風吹老。冉冉好春如客。種柳依桃三徑冷。待仙源重覓。感時濺淚。
誰見花下立。

「八聲甘州」不得彊邨先生起居云。

漸流紅去遠。怕看春。江南古離憂。況青蕪蕭索。瑤華珍重。欲寄無由。又是清明近也。舊火一時收。
城角餘寒戀。淒惻如秋。準擬隨花追步。倩謝堂燕客。密意綢繆。對東風無語。迷路夢中休。雨瀟
瀟、吳娘歌苦。但市園依舊接楓稠。人間世。此心安處。莫問漁舟。

「喜遷鶯」立春日。得楊鐵夫書。喜聞彊邨先生起居。賦此寄懷云。

白頭簪勝。尙依約夢華。東風吹醒。故國春回。聞門人老。時事幾番重省。把酒可憐東望。到眼都無
新詠。暮雲鎖。又飛鴻天闊。竹梅深靜。誰聽。花信轉。消息江南。前度流紅冷。終歲懷人。茲辰

芳草。一蟲舊寒銷凝。待得倩鶯煩燕。爭奈有期無定。愁未免。想芳菲掩抑。滄洲殘影。

海納詞卷三。（寫定待刊）有「燭影搖紅」滬上留別彊邨先生云。

鱸膾秋杯。樹聲一夜生離怨。趁潮津月向人明。還似當時見。芳草天涯又晚。送長風蕭蕭去雁。淒涼客枕。宛轉江流。謁來孤館。頭白相看。後期心數逡巡遍。此情江海自年年。分付將歸燕。襟淚香蘭暗泣。兩無言青天望眼。老懷翻怕。對酒聽歌。吳姬休勸。

「應天長」庚午秋。謁彊邨翁滬上。日坐思悲閣談詞。吳湖帆爲圖以張之。賦此報湖帆。并索翁和云。
王風委草。騷賦怨蘭。危絃思苦誰說。坐對素秋。搖落芳菲與鶴鳩。吟壺永。雙練髮。悄未覺翠消紅歇。鏡間寫。解帶披襟。滿坐香發。長恨付梨園。似錦湖山。南渡最淒咽。況是淚枯啼字。冬青更愁絕。斜陽事。人世別。怎料理此間情切。畫圖展。後視如今。何處風月。

「水龍吟」海納樓填詞圖。往者彊邨翁嘗欲使吳湖帆先生爲之。余曰。不如寫吾兩人談詞圖。吳畫遂不作填詞。今年秋。黃子靜遊杭。復請余越園爲之。去翁歸道山。行一年矣。獨歌無聽。聊復敍懷。欲如曩昔與翁談詞。何可得哉。云。

看人如此溪山。等閒消與填詞老。流塵換鏡。天風吹籟。危闌自好。南渡斜陽。東籬舊月。古今懷抱。算承平去盡。笙歌夢裏。渾昨日。非年少。金粉旗亭謝了。贋傷心紫霞悽調。新縞故素。啼紅泣

碧。不成春笑。湖水湖煙。餘情分付。又隨風渺。望千秋灑淚。同時悵斷。掩霜花稿。

「木蘭花慢」歲暮聞彊邨翁卽世。賦此寄哀云。

水樓閒事了。忍回睇。問斜陽。但煙柳危闌。山蕪故徑。閱盡繁霜。滄江。悄然臥晚。聽中興琵笛換伊涼。一暝隨塵萬古。白雲今是何鄉。相望。天海共蒼蒼。絃斂賞音亡。賸歲寒心素。方憐同抱。遽泣孤芳。難忘。語秋雁旅。泊哀箏危柱。暫成行。淚盡江湖斷眼。馬塍花爲誰香。

朱陳文字相知。觀於上述各詞。深情可見。在昔朱彝尊、陳維崧、有「朱陳郎詞」之刻。雖二人並世齊名。而詞風各異。不似彊邨海綃兩先生之同主夢窗。純以宗趣相同。遂心賞神交。契若針芥也。

海綃先生。自經彊邨先生之介。主講中山大學。以迄於今。前後約十餘載。與諸生講論詞學。專主清真夢窗。分析不厭求詳。金針暗度。其聰穎特殊子弟。能領悟而以填詞自見者。頗不乏人。所謂「嶺表宗風。」自半塘老人（王鵬運）倡導於前。海綃翁振起於後。一時影響所及。殆駕常州詞派而上之。予以民國二十四年秋。自滬南游。任教中山大學。與海綃先生共事者年餘。是時學校方遷石牌。而海綃翁家居市內。相距二十餘里。每見其遠來授課。扶杖登山。雖逼頹齡。而風神散朗。不甚喜與同人交接。每小時約講詞一二首。時復朗吟。予往往從窗外竊聽之。講畢逕行返市。予嘗至連慶涌邊。訪翁於所營小築。門前自署集杜一聯云。「豈有文章驚海內。莫教鵝鴨惱比鄰。」板屋數椽。蕭然四壁。翁出蕭客。

導登小樓。下臨小溪。樓前置茉莉數本。案頭陳宋儒理學書及宋賢詞集若干冊而已。清風亮節。於此亦見一斑。予生平不喜刺探朋儕身世。及家庭瑣屑。故與翁雖誼在師友間。而所知僅止於此。第聞人言。翁居粵中。亦頗落落寡合耳。予旣因病北歸。未兩年而海氛遂熾。聞翁避地香港。轉至澳門。時從汪惺吾丈（兆鏞）書中。得知消息。予來白下。始悉翁已返羊城。仍就廣州大學之聘。曾去一書不報。至去冬忽得翁書。喜慰之餘。不料竟成絕筆。茲爲逐錄如下。

榆生先生足下。前春由黃氏傳到手教。時方病黃疸。未能作答也。歲月因循。以至於今。復承寄遜堪樂府。藉審起居康勝。深以爲慰。洵澳門歸來。再更寒暑。連慶橋宅。已毀於兵。移居寶華。又將半載。衰年多病。復逢世難。意緒可知矣。今春偶得一詞。別紙寫呈。聊當晤語。年前得容孺書。言先人手蹟。遭亂散亡。不知近日肆中。能物色否。遺書補板。非公莫屬矣。容孺近狀如何。至念。孟劬懺盦。寓居何所。皆所願聞。相違千里。會合無期。北望新亭。此情何極。初寒。維珍衛。不宣。洵頓首。秋盡日。

在此短札中。可略窺翁年來情況。及關心彊邨先生後嗣。并憶晚歲朋好之情。附詞爲玉樓春。檢海納詞卷三遺稿。知翁倚聲之業。亦於此斷手。令人不勝曲終人遠之悲矣。爰爲製版存真如次。

時予方收集滄海遺音集中諸家未刻之詞。將刊遺音補編。旣刻成遜盦樂府二卷。復向舊都乞得夏閨枝先



海紹翁在未爲彊邨先生所知之前。曾受知於番禺梁節庵先生（鼎芬）。而與順德黃晦聞先生（節）最契。海紹翁之詩，多以詞句出之。其詞句之妙，有如天成。其學行之深，亦可謂入人之骨髓矣。其後，又得南中友人良辰樂事，若相尋，每到吾時，賜予以詩。其詩，或以詞句出之，或以意象出之。其意象之妙，有如天成。其學行之深，亦可謂入人之骨髓矣。其後，又得南中友人良辰樂事，若相尋，每到吾時，賜予以詩。其詩，或以詞句出之，或以意象出之。其意象之妙，有如天成。其學行之深，亦可謂入人之骨髓矣。

生之悔謄詞續。長春乞得陳仁先先生之舊月簃詞續稿。正在寫樣雕版中。念惟海紹翁之作。仍未備耳。因聞南中友人良辰樂事，若相尋，每到吾時，賜予以詩。爰卽報翁一札。告以補刻遺音之意。乃遲之又久。消息杳然。知翁老病侵尋。深爲悵念。本年六月二十一日。國民

政府主席汪公。自粵還京。甫下飛機。

卽馳書以海紹翁下世相告。謂翁以前兩

日（夏歷五月初六日）病逝。在粵猶及致贈云云。次日晉謁汪公。談及翁之學行。深致推挹。本擬相見。時已病不能言。汪公旋復致電粵中。從其家屬商取未刊遺稿海紹詞卷三及海紹說詞各一卷。飛遞入京。將爲出資補刻。而命予任校勘。予念翁暮年蕭瑟。得彊邨先生爲揚譽於前。汪公爲表彰於後。詞客有靈。應亦可以無憾矣。

海紹翁在未爲彊邨先生所知之前。曾受知於番禺梁節庵先生（鼎芬）。而與順德黃晦聞先生（節）最契。

。晦聞序其海納詞云。

陳洵字述叔。本新會人。補南海生員。少有才思。游江右十餘年。歸粵。辛亥秋七月。番禺梁文忠。重開南園。述叔與余始相識。文忠與人。每稱陳詞黃詩。此實勉厲後進。余詩未成。甚愧。述叔蚤爲詞。悅稼軒夢窗碧山。其時年未五十。今又十餘年。歸安朱彊邨先生見其詞。糜金刊之。以余知述叔平生。命余屬序。述叔數贈余詞。余未學詞。雖心知其能。以彊邨詞宗當世。而稱述叔詞。且爲刊而傳焉。則知其詞之有可傳也。述叔窮老。授徒郡居。微彊邨。世無由知述叔者矣。癸亥七月五日。黃節序。

觀此。可略知海納翁之身世。及其詞學淵源。翁之交遊。除晦聞及集中所與唱酬諸君外。晚歲惟與錢塘張孟劬（爾田）。惠陽廖饑盦（恩熹）南海譚瑑青（祖壬）三先生。常有書札往還。孟劬與晦聞共事北京大學。歷時甚久。而論詞特推彊邨先生。以此因緣。當爲與翁神交之始。饑盦詞主夢窗。則又氣味相投。從而契合者也。翁有寄孟劬書云。

孟劬先生道席。滄萍來。得讀海日樓遺書蒙古源流箋證。向苦元史難讀。得此遂明瞭如指掌。惠我何厚耶。滄萍又言。執事已辭去教席。此極可羨。洵則有志未能也。自彊老徂逝。羣言淆亂。無所折中。吾懼詞學之衰也。非執事誰與正之。拙詞八紙錄呈。皆卷二未刻者。其中得失。不知視前日何如。

願有以教我。大著亦欲得一讀也。匆上。敬頌道祉。洵頓首。十一月朔。

其對孟劬先生之推重。於此可窺。孟劬數與予書。論及近代詞家得失。有涉及翁者。如云。

比閱近代詞集頗多。自當以樵風爲正宗。彊邨爲大家也。述叔快盦。各有偏勝。無傷詞體。陽阿才人之筆。蒼虬詩人之思。降而爲詞。似欠本色。餘子紛紛。一出一入。僕之造詣。抑又下焉。

又云。

尊論蒼虬詞。誠然。蒼虬頗能用思。不尚浮藻。然是詩意。非曲意。此境亦前人所未到者。述叔快庵。皆從詞入。取徑自別。但一則運典能曲。一則下筆能辣耳。

最近孟劬與予書云。

海綃長逝。聞之驚痛。前眉孫書言。並世詞壇。南有海綳。北有遜堪。玉峙雙峯。莫能兩大。其言未免溢美。今海綳往矣。而弟亦么絃罷彈。廣陵散殆真絕響耶。

予於夢窗致力未深。故對翁詞亦不敢妄有論列。爰特羅列彊邨先生及黃張二氏。與翁交游往還之跡。以供研習海綳詞者之參稽云。

二 海綳先生之詞學

海綳翁一生敵精力於詞。又特主周吳二家。輒向所在。遂成專詣。所著書已刊行者。有海綳詞二卷。海

紹說詞一卷。（彊邨遺書內滄海遺音集本）又往年江甯唐圭璋君。從予借得海納說詞一卷。（中山大學排印講義）收入詞話叢編中。滄海遺音本之說詞。乃專論夢窗者。詞話叢編本。則除論夢窗外。別有通論。及論清真之作。今汪公所得遺稿說詞。又無通論。其論清真。亦與詞話叢編本頗有出入。殆出晚年更定。今擬匯合參訂。并海納詞卷三。補刻木版。與滄海遺音集本。合作全書焉。

近代詞學之昌明。在宋元名家詞集之重刊廣布。自臨桂王氏之四印所刻詞。歸安朱氏之彊邨叢書。後先行世。而詞林乃有校勘之學。善本日出。作者遂多。然王朱二氏之詞。雖卓然爲一時宗主。至於金鍼之度。謙讓未遑。講論詞學之書。二氏都無述造。况氏蕙風詞話之作。彊邨先生譽爲前無古人。其書雖究極精微。而亦頗傷破碎。海納翁旣任大學講席。不得不思所以引導後進之途。於是選取周吳二家。分析其結構篇章之妙。使學者知所從入。而詞家技術之巧。泄露無餘。此其有裨詞壇。殆在王況諸家之上。今欲明海納翁在詞學史上之地位。不得不先於所著海納說詞內。加以探討。

近百年之詞風。鮮不受常州派之影響。予屢有論列。茲不贅言。海納翁少長嶺南。中居江右。對於倚聲之業。冥心獨往。黃序稱「述叔早爲詞。悅稼軒夢窗碧山」。是所從入之途。仍在周止菴氏之宋四家詞選。原不能軼出常州範圍之外。其論四家詞選云。

周止菴立周辛吳王四家。善矣。惟師說雖具。而統系未明。疑於傳受家法。或未洽也。吾意則以周吳

爲師。餘子爲友。使周吳有定尊。然後餘子可取益。於師有未達。則博求之友。於友有未安。則還質之師。如此則統系明。而源流分合之故。亦從可識矣。周氏之言曰。「清真。集大成者也。稼軒斂雄心。抗高調。變溫婉。成悲涼。碧山切理饜心。言近旨遠。聲容調度。一一可循。夢窗奇思壯采。騰天潛淵。返南宋之清泚。爲北宋之樞摯。是爲四家。領袖一代。」所謂師說具者也。又曰。「問塗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所謂統系未明者也。

又云。

張氏輯詞選。周氏撰詞辨。於是兩家並立。皆宗美成。而皋文不取夢窗。周氏謂其爲碧山門徑所限。周氏知不由夢窗。不足以窺美成。而必問塗碧山者。以其蹊徑顯然。較夢窗爲易入耳。非若皋文欲由碧山直造美成也。吾年三十。始學爲詞。讀周氏四家詞選。卽欲從事於美成。乃求之於美成。而美成不可見也。求之於稼軒。而美成不可見也。求之於碧山。而美成不可見也。於是專求之於夢窗。然後得之。因知學詞者由夢窗以窺美成。猶學詩者由義山以窺少陵。皆途轍之至正者也。今吾立周吳爲師。退辛王爲友。雖若與周氏小有異同。而實本周氏之意。淵源所自。不敢誣也。

觀此所言。翁固自承爲常州嫡系。特於從入途徑。略有修正耳。往者王半塘氏。「問塗碧山。歷稼軒夢窗。以還清真之渾化。與周止庵氏之說。契若鍼芥。」（朱彊邨先生半塘定稟序）然亦特慕東坡之清雄

○彊邨先生雖篤好夢窗。而對東坡則尤傾服。深以周選退蘇而進辛。又取碧山儕於領袖之列爲不當。以是晚歲乃兼學蘇。門庭遂益廣大。海納翁對於唐宋名家之源流正變。亦曾有簡單之論列云。

詞興於唐。李白肇基。溫歧受命。五代續緒。韋莊爲首。溫韋既立。正聲於是乎在矣。天水將興。江南國蹙。心危音苦。變調斯作。文章世運。其勢則然。宋詞既昌。唐音斯暢。二晏濟美。六一專家。爰逮崇甯。大晟立府。制作之事。用集美成。此猶治道之隆於成康。禮樂之備於公旦。監殷監夏。無間然矣。東坡獨崇氣格。箴規柳秦。詞體之尊。自東坡始。南渡而後。稼軒崛起。斜陽烟柳。與故國月明。相望於二百年中。詞之流變。至此止矣。湖山歌舞。遂忘中原。名士新亭。不無涕淚。性情所寄。慷慨爲多。然達事變。懷舊俗。大晟餘韻。未盡亡也。天祚斯文。鍾美君特。水樓賦筆。年少承平。使北宋之緒。微而復振。尹煥謂前有清真。後有夢窗。信乎其知言矣。

觀此所言。翁於蘇辛。未嘗不特加崇拜。惟細繹微旨。儼然以南唐二主、東坡、稼軒。以及南渡諸家悲涼慷慨之作。視爲變調。乃令學者專主周吳。周吳技術之精。自爲不祧之祖。然「心危音苦。變調斯作。」「性情所寄。慷慨爲多。」則今日填詞。似應以周吳之筆法。寫蘇辛之懷抱。予之持論。所不敢與翁盡同者。僅在於此。惜斯人已往。更不獲相從商榷。爲足悲耳。

至翁示學者以填詞之規律。特標「志學」、「嚴律」、「貴養」、「貴留」、「以留求夢窗」、「由大

幾化、」「內美、」「襟度」等九目。洵爲安身立命之寶訓。而尤以「貴養」「貴留」二則爲最精微。其論貴養云。

詞莫難於氣息。氣息有雅俗。有厚薄。全視其人平日所養。至下筆時。則殊不自知也。

論貴留云。

詞筆莫妙於留。蓋能留則不盡而有餘味。離合順逆。皆可隨意指揮。而沈深渾厚。皆由此得。雖以稼軒之縱橫。而不流於悍疾。則能留故也。

前者屬於詞人之修養。後者屬於詞筆之運用。外形內美。人巧天工。二者能兼。斯稱極致。前人貴於詞外求詞。固當於氣韻辨之。蘇辛周吳。於氣韻各有偏至。則由身世際遇。與平日學養之不同。陽剛陰柔。主氣主韻。氣息清雄。韻味雋永。運密入疏。寓濃於淡。由此以學蘇辛。則無橫悍叫囂之習。學周吳。則無塗飾堆砌之病。至於沈深渾厚。爲詞家之極軌。而以一留字爲能盡運筆之妙。亦猶書家所謂「無垂不縮。」學者所宜佩以終身者也。海翁主師周吳。其說云。

清真格調天成。離合順逆。自然中度。夢窗神力獨運。飛沈起伏。實處皆空。夢窗可謂大。清真則幾於化矣。由大而幾化。故當由吳以希周。

此於詞內求詞。故能窮深研幾。盡窺祕奧。孟劬翁所謂「述叔映庵。皆從詞入」者是也。詞爲倚聲之學

。貴出色當行。故不得不於詞內求之。詞亦詩三百、離騷廿五之遺。故所重尤在內美，不沒惻隱古詩之義。故又不得不於詞外求之。此意在海綃說詞中。亦曾兼顧。特恐後之未窺微旨者。見翁專主夢窗。遂不思「惟其國色。所以爲美。若不觀其倩盼之質。而徒眩其珠翠。」且不復於詞外求詞。則難免轉滋流弊耳。

三 海綃先生之詞品

海綃先生三十學詞。萃四十餘年之精力。從事於此。予曾見彊邨先生爲翁勘定詞集。密圈滿紙。時綴短評。一則曰「神骨俱靜。此真能火傳夢窗者。」再則曰。「善用逆筆。故處處見騰踏之勢。清真法乳也。」三則曰。「卷二多模倣之作。在文家爲南豐。在詩家爲淵明。」其推許者至矣盡矣。伯牙之琴。鍾期之聽。緬懷二老。吾無間然。茲錄海綃詞一闋如下。

風入松（丁卯重九）

人生重九且爲歡。除酒飲何言。佳辰慣是閒居覺。悠然想今古無端。幾處登臨多事。吾廬俯仰常寬。
菊花全不厭衰顏。一歲一回看。白頭親友垂垂盡。尊前問心素應難。敗壁哀蛩休訴。雁聲無限江山。
葉遐庵先生（恭綽）評云。沈厚轉爲高渾。此境最不易到。（廣篋中詞卷三）嘗一滴而知大海味。海
綃翁在詞林爲不朽矣。

今詩苑

同聲社采輯

次韻鈍宦見寄

香宋

老憑鄭俠繪流民。花柳頻遷僻處村。近狀只希春後雨。衰年猶省聖時恩。多君有子傳詩學。遍地抽丁出國門。得句且爲沈醉計。相期元子賦窪尊。

得冒君孝魯詩卽寄其尊人鶴亭翁

索居聞喜鈍宦存。異代山含古木尊。生日記將三月望。同僚招得幾人魂。衰年了不殊哀樂。信史無堪紀怨恩。有子真爲不羈馬。詩才青海出龍孫。

次韻孝魯見寄

英異期君比稚存。平津姻系有山尊。浮文寡實知妨要。春雨羣花正返魂。水繪鄉光悲故國。風流家訓守長恩。詩來派我伊蒲饌。一笑袈裟付子孫。

題羅昭諫集

孟劬

臥聽除書萬里天。紅巾鳳蠟淚淒然。江東祇有羅昭諫。卻盼燕臺費料錢。

贈孝魯

出覩彼國識空眷。聞者如繙盜跖篇。海內得君麟角比。霧中示我豹文全。薰心輩輩貪虛美。進塾紛紛誤少年。盍取著書追賈誼。莫隨衰老效寒蟬。

九日韶覺寓臺登高同榦生作

遐庵

八年黃浦作重陽。今日登臨意倍傷。照座炎星籠海市。入雲兵氣亂秋光。徙薪往論人誰恤。餐菊佳名會可常。勉撫黃花思晚節。陸沈無事問行藏。

遙哭佩韋散人

天彭

瘦如秋鶴麗如花。終日尋詩手幾叉。人與野梅零落去。駿南風月屬誰家。

烹茶閒坐枕書眠。澆竹蒔花送晚年。築起小樓吟詠處。芙蓉峯在硯屏前。

去秋偶過鵲巢居。尺草埋蹊水滿渠。開匣新詩金石響。笑言近合上清虛。

笠澤何如晁次漁。相逢十歲樂琴書。吾今新作江南客。哭淚無多流落餘。

贈別酒井博士

釋戡

少日聲華隔海知。草堂邂逅鬢成絲。起衰爲合安心藥。惜別還要把臂期。箇底墨
香耽讀畫。船頭笛語佐賡詩。帆風好送東歸路。飲水人爭望上池。

早起

澧川

宿鳥驚寒繞噪林。庭柯葉盡氣蕭森。黃花三徑風聲裏。獨對清樽不忍斟。

遊法公園

名園日涉已成趣。物候不殊人事非。風大始知鷹翮健。泉清轉惜錦鱗稀。眼中喬
木皆秋色。牆外疎林滿落暉。候雁排空南國去。故鄉迢遞竟安歸。

九月朔雨中遣悶

孝魯

天公作劇戲吾曹。故遣秋霖慰寂寥。震撼樓居疑泛海。須臾塗潦竟通潮。便從屋
漏參書法。翫喜車稀減市囂。莫笑杜門勤煮字。平添詩思晚蕭蕭。

次答映庵丈論俄事

今詩苑

側聞大道似張券。止盜當師肱篋篇。未泯是非存腹議。但供俛仰得身全。市金穢史成佳傳。發冢遺書有紀年。豈畏雷霆妨直筆。枝頭甯要費聲蟬。

小極無俚取蒹葭樓詩閱竟漫題一律

晴空裊裊冒千絲。吐白寒枝日色淒。擺落悠悠陳腐語。成爲戛戛自家詩。弦歌講舍風俱絕。臨睨都門賦亦悲。輕詆從渠嘲紙薄。某君謂晦翁翁才薄如紙道援堂後此才奇。

讀曝書亭集綴題三絕

鴛鴦湖水碧粼粼。浣濯詩腸錦繡新。却笑噉名魯司寇。謂王貽上高燒官燭接詞人。

詠韻詩輕兩廡豚。卅年老將霸名存。文章爾雅心和厚。月旦終推顧絳尊。

結客山陰又一時。晚刊騰笑負心期。舊人惟有翁山在。悽絕斜陽嫁與詩。

還家作

婦醫猶堪對。兒啼那忍嗔。吾生如轉轂。詩筆尙能神。喪志甯知分。無官已累親。空持悲憫意。留命閱揚塵。

今詞林

同聲社采輯

臺城路 題周椿年遺事

伯沆

城陰依舊歸飛燕。滄桑墨痕誰補。過眼沙蟲。回頭風鶴。多少野花無主。孤兒草履。正一片驚笳。亂雲低度。黯黯宵程。灑人碧火上衣聚。春暉但餘恨土。母辱兒足繭。血暗榛路。履異霜嚴。歸同革裹。忍誦蓼莪哀句。江烽照處。認夢影樓臺。綠楊非故。月黑山寒。孝烏啼恁苦。上江兩邑新志列傳。周椿年字梅溪。江甯人。咸豐癸丑之亂。母歿于城中。時椿年去朱門鄉出。殯葬之。遂以哀毀致疾。明年卒。

水龍吟 周赤忱索余填詞。以其室孫女史濟扶所繪洛神爲贈。當其染翰之先。取洛神賦循諷數日。故有飄飄凌雲之致。余旣臨寫宋拓十三行於上。更

紀以詞。

酒邊斷句飄零。休煩傳唱旂亭徧。那知換得。洛川珠佩。驚鴻警現。緩帶翾風。

輕裾蘸水。神光一片。掩紅闌幾度。沈吟取格。費銀燭。三商剪。依約凌波步
淺。拂香纓桂旛暮捲。芳情焉託。絳霄路迥。黃初人遠。颯颯靈飈。沈沈雲海。
幾多清怨。寫空濛無際。青峯斜月。雁聲淒斷。

訴衷情 有贈

心畬

鷗波亭外小池塘。寒食好風光。望中連天芳草。雲路雁聲長。桃欲綻。柳纔黃。
莫相忘。新詩遠寄。十二樓中。一片斜陽。

柳梢青 淨業湖濱

野鶩驚沙。滿城楊柳。齊受風斜。古堞橫雲。荒田分水。隔岸誰家。行人莫問
天涯。暮烟外空林亂鴉。憑弔淒然。半輪明月。一樹梨花。

更漏子 無題

碧紗窗。嬌獨倚。風送一簾香雨。琴韻靜。漏聲殘。夜燈紅袖寒。眼波秋。眉
黛細。生小不知愁緒。頻對鏡。學塗鴉。剪來繁杏花。

問何年此山來此無人爲我酬語從前不受文殊選恰好圓通歸汝巖裏路算不出高低明
暗無今古話頭空舉把一片栴檀幾番瞻仰依舊轉船去 回頭顧陣陣癡風盲雨翠蛟白
浪飛舞蓮花洋底千株鐵笑煞補陀兒女相當處待攜取觀音石到相勞苦安居如許似丈
六伽黎全披千尺更作大人賦仁化有觀音石予試攜此石置此巖如彌勒千尺之身衣
釋迦丈六之衣身不見長衣不見短乃不孤大人一賦耳

又彈子磯

問何年此山來此半雲半水無語少林壁面貓兒樣一彈直須摧汝探滑路卻借我明珠入
掌輝今古此弓徒舉便粉碎虛空依然獨立長嘯一聲去 重喚轉馬上金丸如雨枝間鳥
雀歌舞富翁拋撒罐邊屑救得人間男女無尋處忽歎汝精神寂寞甘荼苦移情更許待霜
雪漫天風波捲地恥爲逐貧賦

又挂榜山

問何年此山來此不知魯語齊語蕭然獨立荒江畔誰把榮華汙汝長安路料只有錢神一
論垂千古賢良漫舉儘痛斥中官力排新法已落孫山去 尤堪笑販賣春來風雨再命於

車上舞蛾眉畫出人相妬齒冷宿瘤奇女平心處一榜上都無名姓君何苦巍峨自許看雁塔子虛龍門烏有妙絕上林賦唐人呼狀元爲巍峨

賀新郎 舟中臥病

何處堪留夢只瀟瀟孤篷細雨老懷相共暗數年年中宿峽十五往迎來送儘日炎風吹不動此意卽今飛更起奈愁多倒壓眉梢重眼底事心頭痛白雲自向青山擁捎煞人竹林精舍梅花古洞誰掩綠楊枝畔耳啼得血流無用鎮看作玄亭丹鳳勞我一生供怪石也曾勞怪石三生供我把我閒摩弄

又示病

間歲仍多病那堪聞郎當鐸響支離松韻把杖欲行還欲臥矮杌方牀無定怕切骨春寒難近未了燈前多少事似不甘油盡光俱盡猛透起兩三暈殷勤師友頻相問自何來返精初熬還丹重贈一蒂結成三箇苦長業莫憂短命睡醒處幾聲清磬便到天荒與地老有絲絲恰恰偏偏剩如意打唾壺聽

又逐病

從此休相見汝於吾何親何故何讎何怨得箇皮囊還往後費了許多鹽炭况藥餌今來難辦奴婢廿年無給侍有頑徒一向偷閒慣汝又不甘枯澹 南山未許移吾判要死時隨聲便去肯勞重喚四百四人如叩戶分付莫留茶飯還有箇一刀兩段地水火風須聽者敢從中勾賦同爲亂我卻是無情漢

又病諫

四大齊回話早來傳主君嚴令神驚鬼怕擒賊擒王應直取好彈不將巢打斷了首蛇行纔罷曠劫無明成大樹問當初種子何人下罵我者先自罵 丹青妙絕虛堂挂看一幅病山病水病人病馬影落波翻終不盡憑得千刀萬剮難折倒盲聾喑啞我與主君非病病是七重寶塔全無罅且開粥同過夏

又病留

過矣離羣久愧無端紛紛藉藉斬頭安首不但老僧無此事夢怕醒時影走便諸子先生烏

有好箇病人逢不病卻雙勾不病翻筋斗單與拆非奇耦
於今識破同心紐只中間一時
解了兩家撒手自斷神蛇還自續沒得絲毫合口休抱着貓兒覓狗開粥不消論過夏到歲
寒元是忘言友誰作證毗耶叟

又喜晴

積雨迷昏曉剪將來漏天幾尺五羊爲沼日馭卽今何方駕愁似陰陵失道扶不上三桑樹
杪坎井蛙隨東海鼈趁潮頭躋躋遊蓬島風更懶雲誰掃火官心似抽刀攬把曹瞞蔽江
樓櫓立時燒了又似齊王三年後賞罰如天曠曠也莫論飛鳴遲早出水仙人纔放眼便安
排鸞鶴空中繞山一抹青多少

又詼義山

天遠秋無盡看晴雲悠然過水頓生逸興一枕弄珠樓上夢月漾玻璃千頃清徹骨行空涉
鏡何處數聲昭華琯與龍吟鶴和遙相應孤影伴憑闌聽醒來又得新詞勝似重逢明璫
記事高文起病見說舍人泉思湧腕脫書傭乞命須造了鳳樓方稱老我天峯勤詼唱怕懷

中殘錦無多剩君更有蓮花淨

又感舊次竹山兵後寓吳韻

古劍花生繡憶當初仰天長歎風尖石透幾疊哀笳吹白露化作清霜滿袖喚一綯芒鞋同
走入夜欲投何處宿見半彎月上三更後剛挂住駝腰柳 隔溪漁網懸如舊渡前村叩門
不應狺狺多狗積得陳年零落夢搬出胸中堆阜要澆也不須盃酒老大無人堪借問照澄
潭吾舌猶存否窺白髮自搖手

又次竹山秋曉韻

月落雲遮了問羣雞荒村底事一聲催曉客伴相呼齊解纜餓虎曾眠古道行共止商量不
少篷面風休欺暮齒也何難串入兒童小又去索嬾梨棗 青山要把浮雲掃看浮雲時時
生滅與山同老我有從來難老訣識取籬穿壁倒常得此鶴胎鵝抱水急前灘篙擎犖見澹
霞幾縷孤松杪白鷺起青溪杳

又遣興二首次稼軒憶同父韻

擬向何人說歎無端曹瞞枕畔多條治葛毒種自公親手種不把雙眸籠雪卻又被瞎蛇牽
髮怪得月輪圓便缺料無人消得全輪月悲欲動湘靈瑟人間只好長離別儘教他相投
水乳元非眞合祇是鶼鶼飛不着有甚傷心刻骨也莫道醴泉清絕天上人看地上事算腦
門懶納如丸鐵口不閉頭須裂

又

喚取虛空說郤須聽鳴雞吠犬短藤長葛三箇孩兒毯門路各樣頭毛堆雪拍手看李家胎
髮鑠石流金日向午滿盤冰堆出松梢月舞千羽調琴瑟正相攜處成相別是老夫面皮
翻轉從來難合樓上日招心挑者鎖子黃金聯骨好笑倒頭巾癡絕便欲問天天還怕料乾
坤不勾三劬鐵一指豎華山裂

又 遺興次稼軒自述韻

世道交喪矣送幾回霜蒿露薤身其餘幾閒極郤來尋事做天下何嘗有事只送斷庸人悲
喜手弄碧巖消作水火坑中飛雪寒如是惡面目誰相似袁安凍倒柴門裏較右崇玉輕

金豔豈殊風味縛得電光敲骨髓有理誰知無理捉不正爐烟斜起與汝同牀同作夢顧夢之苦樂何如耳我不敢輕餘子

又遣興用稼軒題積翠巖韻

去去尋初約笑秋蚊飲河取足豈煩盃勺尾繞須彌腰七轉頭向四天橫閣也未出三前三郤今古不知多少夢把他人得失當哀樂心有病心爲藥情癡又作黃金鵠趁草間豐狐九尾死呑生攫借問不平誰平者都是一頭兩脚枉替我添些白髮更不解粧顰與啞到筵前且看羊公鶴誰奪汝一邱壑

又反宋自遜題雪堂卽次其韻

誰喚東坡老問壺山可能出得斜陽衰草公自不會當局耳沒得抽身說早不擣藻何殊擣藻十箇和陶九不似料淵明那討閒煩惱公也合忘言好人間莫道英雄少看將來自家便大別人便小易地皆然翻覆案從古不會判了只落得鬢堂一笑無可奈何尋酒伴漸酒盃欲盡還潦倒長夜夢何時曉

又贈顧孝廉湘珮用秋曉韻

心到何時了夜明符見誰失手見誰知曉坐有顧公應不樂今日難行古道纔刺血便憐人
少記得無邊身許大脫鶴民模子些些小千步障離間棗 罷塵不受淳風掃恰相當國謀
方壯野謀方老石骨煩君充砥柱一制狂瀾東倒披寫處豁開愁抱昨夜西風敲竹碎聽離
鴻又向秋林杪雲欲盡天俱杳

又送顧湘珮錢公受出嶺二子同潘測乾方伊
蔚有閨七夕倡和詩索爲小序仍用秋曉韻

此路行難了早寒時蕭蕭颯颯海天初曉料得金烏無鐵骨爭敢驅馳北道戀軟緩南州雪
少千尺冰凌梅嶺外巧搓那散作珠璣小打郤碎安期棗 蟠桃花瓣誰堪掃便行遣借他
置閨圖他借老遮莫朝朝逢七七恨似銀河傾倒寫不盡才人情抱欲乞天孫新織錦歎斜
暉已挂枯楊杪漁唱晚烟波杳

又壬子中秋獨坐

月到天衢直笑衰翁見光避影不知今夕記得何人拋拄杖口口飛橋千尺行疾上瓊宮瑤

闕素女白鸞丹桂下
飄寒風透骨歸口切高自冷誰禁得
枕邊聽取秋蟲說把從來熱心
淨掃霜林落葉殷地笙歌人定後
一照顛毛如雪何必待繁音銷歇紫玉臺前綠玉水料松
聲竹色都清絕孤負煞千尋壁

東風嬝娜堂前雙柳

看堂前雙柳嬝娜春風一體異兩情同似逢人訴與東皇消息許多歡喜不盡其中袍汗將
深麴塵已退眼見揉藍賺落紅聲送流鶯怯天遠夢連芳草哭途窮老子有些長處腳頭
腳底山南北雲海重重羊蹢躅鬼蓮蓬成蹊桃李絕礪杉松無可奈何也會銷繳早知如此
恰好從容琉璃琴上聽一彈三歎飲光起舞汝我渠儂

蘭陵王秋雨用高賓王春雨韻

雲如閣隱隱四垂紺幕秋光澹寫入江天衰草荒村破蘆箔悲思來不覺幾句微吟消郤斜
風起一派颺颺舟子相呼下帆索雲行本無約爲注雨屯風閒意非昨敲篷打席成輕薄
笑已無雷動又非龍起底事清流生鹿角孤眠付冥冥雲駁雨仍作亂更點風聲兩無斟

酌情懷更向衰年惡聽愁從烟結夢從葉落望窮口未雁不至信怎託

多麗海幢大殿落成

照珠江巍峨梵刹無雙蔚藍天連山結蓋潮音譜出笙簧繡旛垂花分日采銖衣擁月淨眉光杖底閣浮筆端補怛清秋桂子恰生香公案自祖宗未了悲願獨相當今朝見三更華首萬里扶桑憶先年王園座下優曇已現殊祥墨池寒長懷道樹龍洲闊高豎金幢發輒名藩飛輪開府經文緯武各津梁風波裏石門遠秀蓋煞不能藏方信有兩般人事一樣非常

六醜次周美成落花韻

怪三春風雨直甚把芳菲輕擲先春後春空中飛鳥翼是影非跡還向枝頭討玉宮金屋已落寒荒國零香剝粉無膏澤夢墮朱樓醒求紫陌東君醉中空惜只膽併疎藥深護窗櫺笑人寂寂有山遙水碧碧落黃泉尋消問息曾逢鶴馭仙客說長生殿裏歡情難極重來下女冠郎幘都未曉兩箇前生展轉此生反側晨昏淚鏡面潮汐又一生惹起漂零恨誰能免

得

哨遍和稼軒韻答魚計亭疑問二首

莊叟當年濠上觀魚至樂歸秋水最堪憐鬼窟黑山裏坐煞人無過於此惟智者乃能融通
理事腥羶落碇難旋蟻豕背蟲安居燕巢堂幕異物都來同意向於魚得計反觀之卽火宅
癡兒爲失計一片清涼十分浩蕩真南華子 我卽是魚噫魚元無計莫求知大鯢蓬海運
化而爲鳥何依怪五石成堅不能自舉江湖泛泛是耶非以一芥爲舟均堂杯水溯洄尺寸
千里也不妨赤鯉吞香餌看魚死人生同一味況竭澤而漁無幾吞舟漏網尙可與蛟龍兒
嬉逍遙無待短長大小各樣高天厚地請君更欲御風時但決起而飛可矣

又

枯魚過河制於玄駒想煞鄉中水浩浩然相忘江湖裏處陸响濡寧及此歎人間緩急誰能
無事一盤熟爛攢羣蟻使魚或不生羊如不死易地相觀何意倒囊中魚計漫藏之便蟲豕
俱焚非失計慕卽爲欣不慕成厭羊兒蟻子 拍手笑魚噫出遊之樂我先知似豕不遭屠
熙攘羣蟲相依郤禍每難逃福能暫致不妨魚是蟲還非任跳出區中自稱域外五十里笑

百里憫蚩蚩是物皆貪餌不爲羊誰遣蟻知味畏首尾身其餘幾打開生死兩空拳以命爲嬉魚剗蟻知羊消魚計踢翻童土之地於羊棄意是何時也不見蟻來足矣

右徧行堂集詞三卷（本刊第二卷第一號誤作四卷）丹霞寺僧今釋澹歸撰今釋俗姓金名堡事見南疆繹史卷十三略云堡字道隱浙江杭州人明崇禎庚辰進士授臨清縣坐事罷十六年吏部鄭三復薦其才未及用而都城陷堡南還乙酉杭州失守堡偕里人姚志起兵山中唐王立堡入朝授兵科給事中旋坐讒辭謝戊子冬詣肇慶謁永明王授禮科給事中堡抗直有鋒氣不畏強禦遇事敢直言甫受職卽疏陳八事劾慶國公陳邦傅十大罪由是直聲大振諸輕剽喜事者南陽伯李元胤等咸與交讐永歷四年御史朱統鑰等合疏論堡把持朝政罔上行私列朋黨誤國十大罪下錦衣衛瞿式耜聞之再疏申救不聽陳刑具用廠衛故事嚴鞠之拷掠慘酷獄成謫戍已而元胤入朝爲堡申雪王意漸解庶吉士錢秉澄因言堡被刑最劇左足已折相隨止一老僕又墮水死安能蹠蹕萬里遠戍金齒乃改清浪衛得移居桂林是冬桂林破薙髮爲僧後二十餘年而終堡有徧行堂集四十卷清初刊乾隆時遭禁燬故人謝英伯先生得丹霞寺原鈔本以詞集從無刻本因從假錄并附述遺事以資考覽云壬午長夏龍沐助識於秣陵

海綃說詞

新會陳 淘述叔

宋周邦彥片玉詞

瑞龍吟章臺路

海綃翁曰。第一段地。還見逆入。舊處平出。第二段人。因記逆入。重到平出。作第三段起步。以下撫今追昔。層層脫卸。訪鄰尋里、今。同時歌舞、昔。惟有舊家秋娘聲價如故、今猶昔。而秋娘已去。卻不說出。乃吾所謂留字訣者。於是吟箋賦筆。露飲閑步。與窺戶約黃。障袖笑語。皆如在目前矣。又吾所謂能留。則離合順逆。皆可隨意指揮也。事與孤鴻去。咽住。將昔游一齊結束。然後以探春二句。轉出今情。官柳以下。復緣情敍景。一簾風絮。繞後一步作結。時則褪粉梅梢。試花桃樹。又成過去矣。後之視今。猶今視昔。奈此斷腸院落何。

風流子 新綠小池塘

海綃翁曰。池塘在莓牆外。莓牆在繡閣外。繡閣又在鳳幃外。層層布景。總爲深幾許三字出力。旣非巢燕可以任意去來。則相見亦良難矣。聽得遙知。只是不見。夢亦不到。見字絕望。甚時轉出見字後路。

千迴百折。逼出結句。畫龍點睛。破壁飛去矣。

蘭陵王

柳陰直

海納翁曰。託柳起興。非詠柳也。弄碧一留。卻出隋堤。行色一留。卻出故國。長亭路複隋堤上。年去歲來。複曾見幾番。柔條千尺。複拂水飄綿。全爲京華倦客四字出力。第二段舊踪往事。一留。離席今情。又一留。於是以梨花榆火一句脫開。愁一箭至數驛三句逆提。然後以望人在天北一句。複上離席作歇拍。第三段漸別浦至岑寂。證上愁一箭至波暖二句。蓋有此漸。乃有此愁也。愁是倒提。漸是逆挽。春無極遙接催寒食。催寒食是脫。春無極是複。結則所謂閑尋舊蹤跡也。蹤跡虛提。月榭露橋實證。

瑣窗寒

暗柳暗鶯

海納翁曰。此篇機杼。當認定故人翦燭西窗語一句。自起句至愁雨。是從夜闌追溯。由戶而庭。乃有此西窗。由昏而夜。乃爲此翦燭。用層層趕下。嬉游五句。又從暗柳單衣前追溯。旗亭無分。乃來此戶庭。○儔侶俱謝。乃見此故人。用層層繳足作意。已極圓滿。東園以下。復從後一步繞出。筆力直破餘地。少年遲暮。大開大合。是上下片緊湊處。

丹鳳吟

迤邐春光無賴

海納翁曰。本是睡起無憇。卻說春光無賴。已暮景矣。始念朝來。已殘照矣。因思晝永。筆筆逆。筆筆

斷。爲迤邐二字曲曲傳神。以墊起換頭況是二字。不爲別離。已是無慘。縮入上闋。加倍出力。然後轉出下句。心緒惡則比無慘難遣。故曰無計。進此一步。已是盡頭。復作何語。卻以那堪二句鉤轉。弄粉二句放開。至怕人道著。則無慘無計。一齊收起。惟有無賴之春光耳。三無字極幻。

滿路花金花落蠟燈

海納翁曰。玉人新聞闊、脫。更當恁地時節、複上六句。後闋全寫著這情懷。前用虛提。後用實證。

慶春宮雲接平崗

海納翁曰。前闋離思。滿紙秋氣。後闋留情。一片春聲。而以許多煩惱一句。作兩邊綰合。詞境極渾化。

華胥引川原澄映

海納翁曰。日高醉起。始念夜來離思。卽景敍情。順逆申縮。自然深妙。

意難忘衣染苔黃

海納翁曰。檐露滴、竹風涼六字。如繁休伯與魏文帝箋。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也。

霜葉飛露迷衰草

海納翁曰。只是美人遇兮音塵絕。隔千里兮共明月二句耳。以換頭三句結上闋。鳳樓以下。則爲其人設

想。一邊寫景。卽景見情。一邊寫情。卽情見景。雙煙一氣。善學者自能於意境中求之。

法曲獻仙音 蟬咽涼柯

海納翁曰。著眼兩時字。曰倦曰困。皆由此生。又著眼向處字。窗外窗內。一齊收拾。以換頭三字結足上闋。文園以下。全寫抱影凝情。虛提實證。是清真度人處。

渡雲江 晴嵐低楚甸

海納翁曰。暖回二句。人歸落雁後也。驟驚春在眼。偏驚物候新也。皆從前人詩句化出。又皆宦途之感。於是不禁有羨於山家矣。何時妙。委曲又妙。下四句極寫春色。乃極寫山家。換頭堪嗟二字。突出甚奇。東西又奇。指長安又奇。如此則還山無日矣。春到而人不到。謂之何哉。此行當是由荆南入都。風翻潮濺。視山家安穩何如。水驛蒹葭。視山家偃息何如。處字如此。心安處之處。是全篇結穴。

六醜正單衣試酒

海納翁曰。薔薇謝後。言春去也。故直從惜春起。留字去字。將大意揭出。爲問家何在。猶言春歸何處也。夜來以下。從薔薇謝後指點。結則言蜂蝶但解惜花。未解惜春也。惜花小。惜春大。東園二句。謝後又換一境。成嘆息三字用重筆。蓋不止惜花矣。長條三句。花亦願春暫留。殘英七字。留字結束。終不似至歎側。去字結束。漂流七字。願字轉身。斷紅句逆挽留字。何由見得逆挽去字。言外有無限意思。

。讀之但覺迴腸蕩氣。復何處尋其源耶。

夜飛鵠河橋送人處

海綃翁曰。河橋逆入。前地平出。換頭三句。鉤勒渾厚。轉出下句。始覺沈深。

滿庭芳風老愁難

海綃翁曰。層層脫卸。筆筆鉤勒。面面圓成。

花犯粉牆低

海綃翁曰。起七字極沈著。已將三年情事。一齊攝起。舊風味從去年虛提。露痕三句。復爲照眼作周旋。然後去年逆入。今年平出。相將倒提。夢想逆挽。圓美不難。難在渾勁。

過秦樓水落清蟾

海綃翁曰。通篇只做前結三句。自起句至更箭。是去秋情事。梅風三句。又歷春夏。所謂年華一瞬。見說三句。人今千里。誰信三句。夢沈書遠也。明河疏星。又到秋景。前起逆入。後結仍用逆挽。構局精奇。金針度盡。

大酺對宿烟收

海綃翁曰。玩一對字。已是驚覺後神理。困眠初熟。卻又拗轉。而以郵亭五字。作中間停頓。前後周旋

。換頭五字陡接。流潦八字。復繞後一步出力。然後以怎奈向三字鉤轉。將前闋所有情景。盡收入傷心日中。平陽二句。脫開作墊。跌落下六字。紅綠二句。復加一層渲染。託出結句。與自憐幽獨。顧盼含情。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美成信天人也。

塞垣春暮色分平野

海綃翁曰。漸別離氣味難禁也。脫。更物象供瀟灑。複上五句。然後以念多才十二字。歸到別離氣味上。後闋全從對面寫。層聯而下。總收入追念二字中。正是難禁難寫處。比金花落爐燈一首。又加變化。學者悟此。固當飛昇。

四園竹浮雲護月

海綃翁曰。鼠搖簾度。於靜夜懷人中見。有東山詩人之意。猶在紙一語驚人。是明明有前期矣。讀結語則仍是漫興。此等處皆千迴百折而出之。尤佳在樸拙。

隔浦蓮近拍新篁搖動翠葆

海綃翁曰。自起句至換頭第三句。皆驚覺後所見。綸巾困臥。卻用逆敍。身在江表。夢到吳山。船且到。風輒引去。仙乎仙乎。周詞固善取逆勢。此則尤幻者。簷花簾影。從萍破處見。蓋曉鐘未滅。所以有簷花。風動簾開。所以有簾影。若作簷花簷影。興趣索然矣。胡仔固是膠柱鼓瑟。王林又愈引愈遠。

。可惜於此佳處。都未領會。

齊天樂 緑燕影盡

海綃翁曰。此美成晚年重游荆南之作。觀起句。當是由金陵入荆南。又先有次句。然後有起句。因殊鄉秋晚。始念綠燕影盡也。留滯最久。蓋合前游言之。渭水長安指汴京。此行又將由荆南入開封矣。渡江雲晴。嵐低楚甸。疑繼此而作。王國維謂作於金陵。微論後闋。卽第二句已不可通矣。周濟謂渭水長安指關中。亦非。

拜星月慢 夜色催更

海綃翁曰。荒寒寄宿。追憶舊歡。只消秋蟲一嘆。伊威在室。蟻蛸在戶。不可畏也。伊可懷也。畫圖昭君。瑤臺玉環。以比師師。在美成爲相思。在道君爲長恨矣。當悟此微旨。

解連環 緑讀無託

海綃翁曰。全是空際盤旋。無託起。淚落結。中間紅藥一情。杜若一情。梅萼一情。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夢窗思和雲結。從此脫胎。味縱妙手能解連環句。當有事實在。疑亦謂李師師也。今謂信音遼邈。昔之間語閒言。又不足憑。篇中設景設情。純是空中結想。此周詞之極幻者。

關河令 秋陰時晴

海綸翁曰。由更深而追想過去之景色。預計未盡之長夜。神味拂厚。總是筆力有餘。

綺寮怨上馬人扶殘醉

海綸翁曰。此重過荆南途中作。楊瓊蘇州歌者。見白香山詩。徘徊嘆息。蓋有在矣。斂愁黛。與誰聽。知音之感。何曾再問。正急於欲問也。舊曲誰聽。念我關情。問之不已。特不知故人在否耳。拙重之至。彌見沈渾。江陵以下。言知音難遇也。故人二字倒鉤。未歌先淚。又不止斂愁黛矣。顯曲周郎。其亦有身世之感乎。

尉遲杯 隋堤路

海綸翁曰。淡月河橋。始念隋堤日晚。畫舸煙波。重衾離恨。節節逆遡。還他隋堤。舊客京華。仍用逆遡。漁邨水驛。收合河橋。夢魂是重衾裏事。無聊自語。則酒夢都醒也。小檻對疎林。歡聚對悽傍。珠歌翠舞對治葉倡條。仍慣見對俱相識。是搓挪對法。紅友謂於傍字讀。非。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張文潛詩。

浪淘沙慢 晚陰重

海綸翁曰。經時信音絕。是全篇點睛。自起句至親折。皆是追敍別時。下二段全寫憶別。上下神理。結成一片。是何等力量。

應天長
蝶風布暖

海納翁曰。前闋如許風景。皆從閉門中過。後闋如許情事。偏從閉門中記。青青草以下。真似一夢。是日間事。逆出。

掃花游
曉陰
碧日

海納翁曰。微雨春陰。繞堤駐馬。閒閒寫景。信流去陡接。怨題逆出。任占地持杯。掃花尋路。言任是如此。春亦無多耳。縮入上句。看將愁度日。再推進一層。如此則好。春亦只是愁。而春事之多少。更不足問矣。文君更苦。復從對面反逼。遍城鐘鼓。游思縹渺。彌見沈鬱。

玉樓春
桃溪

海納翁曰。上闋大意已足。下闋加以渲染。愈見精采。

漁家傲
幾日輕陰

海納翁曰。醉字倒提。金杯側逆挽。上闋是朝來事。下闋是昨宵事。

暮山溪
柳前疏柳

海納翁曰。無窮路。從歸來後追憶此柳。真是黯然銷魂。偏向此山明。有多少往事在。倦追尋酒旗戲鼓。所以見此山而無語凝佇也。前虛後實。鉤勒無跡。今宵以下。聊復爾爾。正見往事都非。幸有云者。

聊勝於無耳。

秋蕊香乳鴨池塘

海綃翁曰。春閨無事。妝罷惟有睡耳。作想像之詞看最佳。不必有本事也。夢春遠。妙。此時風景。皆消歸夢中。正不止一簾內外。

品令夜闌人靜

海綃翁曰。如此美景。只於簾內依稀。曲角闌干。卻不敢憑。以其爲舊攜手處也。如此。則應是不禁愁與恨矣。以換頭結上闋。縱相逢難問。加一倍寫。黛痕七字。卽恨卽愁。後期無定。未有相逢。腸斷香消。收足起句。

木蘭花令歌時宛轉

海綃翁曰。薄酒七字。是全闋點睛。歌時三句。從醒後逆溯。下闋句句是愁。

丁香結董蘇涪附

海綃翁曰。起五句全寫秋氣。極力逼起漢姬五字。愈覺下句筆力千鈞。登山臨水。卻又推開。從寬處展步。然後跌落換頭牽引二字。以下一轉一步一留。極頓挫之能事。

暮山溪江天雪意

海綃翁曰。恨眉羞斂。結上闋所謂往事也。人去五字。轉出今情。卻從梅寫。氣味釀厚。

夜游宮

葉下斜陽

海綃翁曰。橋上則立多時。屋內則再三起。果何爲乎。蕭娘書一紙。惟已獨知耳。眼前風物何有哉。

宋辛棄疾稼軒詞

永遇樂

子古江山

海綃翁曰。金陵王氣。始於東吳。權不能爲漢討賊。所謂英雄。亦僅保江東耳。事隨運去。本不足懷。無覓亦何恨哉。至於寄奴王者。則千載如見其人。尋常巷陌。勝於舞榭歌臺遠矣。以其能虎步中原。氣吞萬里也。後閔謂元嘉之政。尚足有爲。乃草草卅年。徒憂北顧。則文帝不能繼武矣。自元嘉二十九年。更謀北伐無功。明年癸巳。至齊明帝建武二年。此四十三年中。北師屢南。南師不復北。至於魏孝文濟淮問罪。則元嘉且不可復見矣。故曰望中猶記。曰可堪回首。此稼軒守南徐日作。全爲宋事寄慨。廉頗老矣。尙能飯否。謂已亦衰老。恐無能爲也。使事雖多。脈絡井井可尋。是在知人論世者。

摸魚兒

更能消

海綃翁曰。時春未去也。然更能消幾番風雨乎。言只消幾番風雨。則春去矣。倒提起。惜春七字。復用逆遡。然後跌落下句。思力沈透極矣。春且住。咽住。無歸路。復爲春計不得。怨春不語。又咽住。蛛

網飛絮。復爲怨春者計亦不得。極力逼起下闋佳期。果有佳期。則不怨春矣。如又誤何。至佳期之誤。則以蛾眉之見妒也。縱有相如之賦。亦無人能諒此情者。然後佳期真無望矣。君字承誰字來。旣無訴矣。則君亦安所用舞乎。咽住。環燕塵土復推開。言不獨長門一事也。亦以提爲勒法。然後以閒愁最苦四字。作上下脫卸。言此皆往事。不如眼前春去之間愁爲最苦耳。斜陽煙柳。便無風雨。亦只匆匆。如此開合。全自龍門得來。爲詞家獨闢之境。佳期二字。是全篇點睛。時稼軒南歸十八年矣。應問三篇。美芹十論。以講和方定議。不行。佳期之誤。誰誤之乎。讀公詞。爲之三歎。寓幽咽怨斷於渾灝流轉中。此境亦惟公有之。他人不能爲也。然苟於此中求索消息。而以不似學之。則亦何不可學之有。

宋吳文英夢窗詞

高陽臺宮粉雕痕

海納翁曰。南樓七字。空際轉身。是覺翁神力獨運處。細雨二句。空中渲染。傳神阿堵。解此二處。讀吳詞方有入處。

掃花游冷空澹碧

海納翁曰。不過寫春陰變雨耳。驟捲風埃。從輕雲深霧一變。紅溼杏泥。從冷空澹碧一變。卻用笙簫二句。橫空一斷。從游眼中看出。帶起下闋。豔辰易午。恨春太妬。是通篇眼目。天氣既變。人情亦乖。

。奈此良辰美景何。極濃厚深摯。

過秦樓藻國淒迷

海綃翁曰。因妒故怨。怨字倒提。凝情誰憇。怨妒都有。下闋人情物理。雙管齊下。哀蟬三句。見盛衰不常。隨時變易。而道則終古不變也。能西風老盡。羞趁東風嫁與。是在守道君子。此不肯攀援藩邸。而老於韋布之大本領。勿以齊梁小賦讀之。

右海綃說詞一卷。新會陳述叔先生遺著。述叔先生下世後。汪先生從其家屬取來。將爲壽諸梨棗。予從汪先生乞得錄副。先載本刊。以餉藝林。述叔先生。於夢窗詞致力最深。往歲朱彊邨先生擬刊夢窗詞定本。欲并自著夢窗詞小箋。及述叔先生之海綃說詞。永嘉夏瞿禪君(承震)之夢窗詞後箋。附刊行世。以爲研讀吳詞者之津筏。嗣以彊翁下世未果。予爲校刻遺書。乃取說詞之論夢窗者。附刊滄海遺音集後。其後江甯唐圭璋君。輯印詞話叢編。亦收海綃說詞一卷。乃從予借錄。并取中山大學排印講義本。湊合而成。此卷爲「庚辰歲不盡十日。萬雄自大澳鈔寄」者。曾經述叔先生手加刪訂。除論稼軒二則。夢窗三則(此三則爲舊刊所未有)外。全論清真。較詞話叢編本多過一倍。且所論亦時有出入。殆最後定本也。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十五日。龍沐勛錄畢附記。

侯官沈劍知詩書畫例

壬午年第四次改訂

山水畫例 紙用加重煮硃宣

行草書例 紙用加重玉版宣

中堂 二尺七十元以四尺整紙一裁四爲限
一百廿元寬不得逾一尺四寸 四尺二百廿元
五尺三百五十元不足一尺以一尺論
橫幅加半

屏條 四尺整紙對裁三尺一百元
五百尺整紙對裁二百六十元 遠度以中
堂論 狹而長者另議 橫幅加半

中堂 三尺十四元 四尺二十元 五尺二十八元
六尺四十元 橫幅同

屏條

四尺以內十二元 五尺十八元 六尺二十
四元 聯句以五七八字爲限 長聯另議
來句非集句不書

冊葉 每件十元

榜書

每字尺內十元 尺外至二尺加倍

扇面

騎行八元 逐行十二元 精楷加倍
金扇加半 過小另議

冊葉

每面六元以二行爲限 署鑑及封面同

扇骨

每面六元以二行爲限 署鑑及封面同

注意

整紙以煮硃宣固有尺度爲準不得逾限

餘依市尺 青綠加倍 點品加倍 歡迎舊
紙 金牋劣紙劣扇不畫

凡以上各例所未載者均可面議 墨費加一成 潤資先惠否則不應 約期取件不誤惠潤請付儲幣

收件處

上海各大牋扇莊

通訊處

上海古拔路古拔新邨一弄二號A

詩例

卷冊

每件四十元 體裁篇數應聽作者自便倘欲
點定另議 書潤另加 書畫軸金石拓本同

序跋

崔伯越丹霞遊草序

番禺汪兆鏞遺稿

粵山首推羅浮。而丹霞尤以幽峭著。第僻處北隅。遊迹罕至。漁洋竹垞初白秋谷諸人。踰嶺紀遊。多屬韶英道中之作。獨陽湖惲子居南來。頗睥睨一切。而舟經丹霞。歎爲酣古偉岩。可想見矣。余曾客樂昌。與仁化接壤。游丹霞甚易。顧人事雜遷。蠟屐中輒者屢。今夏病中。聞伯越犯暑往遊。旣羨且妒。嗣以游草一帙見示。自中宿峽以抵曹谿韶石。入錦江。信宿丹霞禪刹。山暉豁光。飮吸深孕。鋒發穎豎。形之於詩。凡層巒邃壑。譎詭萬態。靡弗窮極其妙。蓋於謝康樂詠永嘉山水。柳子厚記柳州山水。枕蓀者久。遂噴薄而出之。足與陽湖後先抗美。余不復敢相妒。惟有讚歎傾倒而已。丹霞爲澹歸和尙駐錫地。圓寂于當湖。其門人奉遺蜕歸葬丹霞山之海螺巖。遺著嶺海焚餘三卷。辛亥後始發見。刊于杭州。烏程張鈞衡跋尾。稱乾隆中。命掘冢焚骨。按乾隆四十年。粵督李侍堯具奏。將澹歸墓前銘誌刨毀。近日刊布清代文字獄檔案。昭著詳實。絕無慘酷之事。是不可不辨明也。伯越督之序。因并識之。甲戌立冬後五日。

杜詩授讀序

上虞羅振玉遺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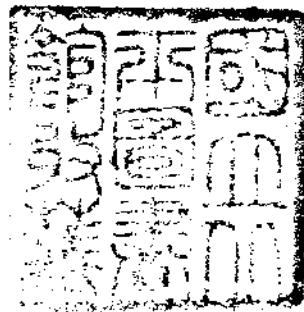
在昔我先聖詔小子以學詩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大矣哉詩之爲教也。間嘗汎觀往葉。三百篇尙矣。而二南風化。首被江漢之間。及其衰也。楚騷作焉。漢魏樂府。尙能根矩騷雅。飲流而知其源。及典午之世。作者林立。求其得風雅之旨者。柴桑一人而已。下逮六朝。顏謝鮑庾。雖專美一時。而陳隋季葉。淫靡已甚。有唐肇興。文皇首開文館。留神藻翰。顧時承積衰之後。尙難大振頽風。爰暨開天。少陵崛起。命世挺生。奄具衆美。造次顚沛。不忘君國。起興觀於百世。垂矩範於藝林。風雅再興。立言不朽。嘗之滄溟喬嶽。永流峙於兩間。玉振金聲。集大成於羣聖。有宋眉山蘇氏。嘗以杜詩比之昌黎之文。魯公之書。謂天下之能事盡矣。旨哉斯言。莫能易也。予往歲偏覽歷代名作。懸先聖論詩之旨。曾擬集錄四家。合爲一集。顧以陶文毅公集注陶詩。盡美且善。無煩更錄。爰先首錄杜集。約之又約。得百餘篇。付長孫繼祖。集錄前人評注。編爲一卷。顏之曰杜詩授讀。將以傳之家塾。貽我後人。至白陸兩集。卽擬賡續成之。方今斯文凌替。風雅道衰。雖綆短汲深。自懷慚夫薄殖。而面牆不學。用申戒於過庭。若謂輕議古人。則吾豈敢。康德戊寅長夏。貞松老人羅振玉。

舊月簃詞選敍

蘄水陳曾壽

花間春殘。俄照綠陰。蟲畔秋床。驟聞涼雨。盪魂於別館。迴幽緒於閒悰。縹渺千生。溫涼一念。於斯時也。欲拈韻語。苦詩律之拘嚴。欲敍長言。奈柔情之斷續。求其追攝神光。低徊本事。微傳掩抑之聲。曲赴堅抗之節。其惟詞乎。余素工愁恨。雅好倚聲。開卷獲心。曼吟自遣。而古今選本。微涉異同。酸鹹之品。嗜好攸殊。丹素之分。是非在我。一也。區派別者。多門戶之見。矜位置者。嚴升降之殊。茲則悅異暖殊。迹混愛薄。二也。義取別裁者。必審矜式之篇。志發幽潛者。每勞罔象之索。茲則染指不嫌乎異味。適口惟饜乎常羞。三也。網羅期乎備盛。燕雀貴乎均平。則江海只嘗其一勺。涓滴或重乎千流。茲則或錄多篇。或從蓋闕。無事兼收。從吾所好。四也。具茲四異。趣向自殊。蓋餉世必謹乎義例。而適已但挹其芳香也。雖然。此不必證之於人。斯有異同之別。卽驗之於己。亦有先後之歧焉。窮窪之哀。易鍾於綺歲。代謝之感。每積於中年。情以境遷。境以時易。故有始欣而終厭。初味而晚覺。要眇之韻。洗耳始聞。深湛之思。鏤心斯見。故有昔遁而今獲。歷久而彌新。昔者賈生遷謫。擬左徒湘澤之文。杜老栖遲。愛開府江關之句。惟身世之相符。卽波瀾之莫二。是以誦青兕之詞。痛先還於塞雁。披碧山之集。助嗚咽於哀蟬。湘雲楚水。目極傷心。蜀鳥吳花。淚零別緒。漁唱三更。驚此身之尙

在。嬪娟千里。問歸去以何年。如我意所欲言。宛精魂之猶識。凡在此偷。尤爲獨賞。必欲盡人而悅。含意皆伸。譬諸歌薤露於初筵。奏離鸞於燕爾。謂我何求。掩耳疾走。固其宜矣。若夫奏歌辭廟。責其揮淚宮娥。扶醉尋鉗。怪其忘懷國恥。雖儒生之莊論。非藝苑之達言。夫世無孱主。安有廢興。人盡有心。何貴國士。繹彼哀思。采其馨逸。借酒杯以澆塊壘。援琴引以遣幽憂。不亦可乎。又若樂章諧婉。強半枕席之言。片玉宗工。闡入猥穢之語。後人震於其名。陰觸所好。遂謂其字字珠璣。篇篇瓊玖。擇焉不精。斯爲大惑。夫角枕錦衾。詩人獨旦。捐佩投裸。騷客孤懷。曾不背於國風。何遽淪於桑濮。苟或描磨爲工。鄙俚爲雅。雖託閒情。亦屬下乘。至其空江烟浪。寄怨梅花。殘月曉風。銷魂柳岸。斯絕世之楓神。固雅裁所不廢也。他若南山獻頌。取媚平章。省吏炫才。失身彌遠。諒其迹者。考歲月之後先。匿其瑕者。謂姓名之疑誤。強爲湔滌。翻近支離。夫秋壑淫威。曾何辭於誤國。楊雄有二。究何解於美新。南園作記。惟應致惜於放翁。東閣來窺。固可原情於商隱。雖同靜女之歸荑。終異佳人之作戚。律以下流。宜從末減。人不廢言。况茲小道。綜此數端。自標微尚。取稱褊衷。無關宏旨。未得驅除。學鈍禪之遮眼。聊尋溫熨。同彼美之晤言。一韓遠略。不無惆悵之辭。小范先憂。都化相思之淚。芳菲菲其襲予。鳳縹縹而如訴。日月不居。將忍而與之終古也。丙子人日。蒼虬陳曾壽識。



同聲月刊徵稿簡約

本刊除特約撰述外并歡迎各方投稿
來稿須直行繕寫并加句讀
來稿對來稿有權刪改其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來稿除樂譜論著譯述遺著等欄經預先聲明者外
無論揭載與否概不退還
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通訊地址發表時署
名任便
來稿除圖畫遺著詩詞通訊等欄當酌贈本刊不另
致酬外其長篇撰述及譯稿等每千字當酬以五元
至十元之潤資歌劇樂譜另行酌定
來稿請寄南京陰陽營二十三號同聲月刊社收

預定辦法	國內及日	香港澳門	南洋歐美
半年六冊	六元	八元	十二元
全年十二冊	十二元	十六元	二十四元

定價表 每月十五日出版 (零售每冊一元)

同聲

月刊 第二卷 第六號
(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發編
行輯
考筆

同聲月

總經售者

南京朱雀路邊貴井上
海書

代售處

各 地 中 央 書 報 發 行 所

廣告刊例

等 次	地 位	全 面	半 面	四 分 一
頭 等	特 等	封 面 裏 及 底 封 面		
正 文 後	正 文 前	二 百 元	一 百 元	
十 元	一 百 六			
一 百 二				
六 十 元	八 十 元	八 十 元	五 十 元	
卅 二 元				

中 央 庫 備 銀 行

支蚌 支杭 支蘇
行埠 行州 行州

行前街

蕪湖辦事處
常熟辦事處
無錫辦事處
南通辦事處
揚州辦事處

行址：中二街
行址：老縣場
行址：北門大街
行址：西大街
行址：左衛街

太倉辦事處
鎮江辦事處
嘉興辦事處
常州辦事處
泰縣辦事處

城內稅務橋
寶塔街
望吳橋
西瀛里
彩衣街



中華民國國家銀行

△本行特權

△本行業務
經理國營業事金錢之九

之卽期匯票支票
買賣國民政府發行或
保證之公債庫券

總
行

電
話

卷之三

行電

七
四
六
六

各轉線接

南京

行 址 中山東路一號
中 文 五五四四

上海
電報掛號 中文八六二八
行址 外灘十五號

1

卷之三